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7nB389

洪山俞昭允汾禪師語錄

清 允汾說

上睿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目錄
  - 敘
  - 住江西廬山西林乾明禪寺語錄
  - 住郢州潼泉山法興禪寺語錄
  - 住鄂州東巖廣慧禪寺語錄
  - 住景陵紫芝菴語錄
  - 住鄂州大洪山寶通報國禪寺語錄
  - 住齊安天臺山赤城禪寺語錄
  - 機緣
  - 頌古
  - 塔銘
  - 重修洪山寺疏
  - 佛事
    - 為湛首座封龕
    - 起龕
    - 舉火
    - 入塔
    - 為悟心闍黎舉火
    - 為性聞菴主起棺
    - 為檀質上座火
    - 為非二關主封龕
    - 起龕
    - 舉火
  - 詩偈
    - 周注西刺史北旋贈別
    - 東吳延皋孝廉三絕
    - 贈卞令之廉憲
    - 贈孔月恒居士
    - 贈孔魏公居士
    - 贈陳曇侯鄭公常二居士
    - 辛丑除夜示諸禪徒
    - 壬寅元日示眾

- 客普潤菴鐙巖文吏部同公郎允信右獻過聚
- 示諸行務
- 悼解菴張新愚居士
- 悼張爾歲文學
- 鄂州夏伏不雨寄湛智水
- 贈一菴居士游夏公則菴居士游賡臣兩兄弟
- 客嘉魚有懷檗菴法兄
- 宿普度菴逢任仙孟詞林
- 與蘇菴豁菴大心分韻書懷得笻字
- 宿李氏書館
- 客夜別友
- 陶溪過訪戴小宋文學同廣生兄
- 再過小宋郊居
- 許衡叔尹蘭友甸方秋試訪寓東巖賦贈
- 過訪王報菴解元
- 壽王報菴
- 題龍門寺壁
- 柬黃安植聖澹老師
- 寄懷秦茂林居士
- 壽郭些菴
- 示死心道人
- 付睿首座楚林法偈
- 坐潤慈開士郭北靜室
- 付祚西堂慈裔法偈
- 留別禪喜非異
- 憶匡山伊菴禪師
- 與卞令之廉憲
- 尹蘭友嵩山甸方屏山覃谷育有郭茂行至山
- 送友往天台
- 與孔則山居士
- 送友歸里
- 寄五峰怡然師
- 胡內寧朱元公和前賢遊洪山詩因步其韻
- 夏田寺作示宛然
- 宿洪初洲頭柳菴
- 再過耿氏書館
- 持缽嘉渚憩張于海館中
- 寓去瑕闍黎曠菴

- 岳菴蘇菴豁菴以德為鄰兼贈一偈
- 簰洲眾居士求偈
- 壬子六月再到廣賢與端公夜話賦此留別
- 客中連雨與端公言懷張常伯皮瑤庭適至
- 示死心道人
- 示一念道人
- 甲寅歲朝試作
- 六日猶雪
- 雪夜圍爐柬孔則山
- 付野潛柱知藏
- 馬貢玉居士以笻杖見貽
- 付聞思縈維那
- 病眠
- 余病稍愈紹徙忽冒風熱幸得汗晨起示徹徒
- 寄懷抱法師
- 寄懷別雲和尚
- 漫作
- 贈恰菴居士劉是玉
- 付則文磷書記
- 示凝虛益先師徒
- 劉濟甫孝廉以詩見訪依韻答之
- 夢歸竟陵
- 寄懷雲水居士毛子霞舊儀部
- 寄懷素巖傅兄
- 贈耿二戶部公府
- 柬耿遠情文學
- 智泓尼日誦華嚴偈以示之
- 買石得雲饒
- 夜讀魯論至顏回章
- 柬嵩杲
- 賦沖雲鷁
- 基隆山禮無念有禪師遺像
- 題五峰寺壁
- 趙公遠夏言讀書紫雲山
- 懷國清曇兄能仁無兄二和尚
- 贈桐巖靜主
- 喜秦公蘧文學至山
- 示湛維那

    - 示學副寺
    - 歲朝示眾
    - 懷寶安去兄和尚
    - 示喻君華
    - 贈解菴居士
    - 寄懷玉泉東旭師
    - 雪天示諸禪者
    - 示楞侍者
    - 悼圓鑒居士耿三兵憲
    - 付運機璿記錄
    - 山居雜詠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俞昭禪師語錄目錄

卷首
序文
目錄
一卷
住江西廬山西林乾明寺語錄
二卷
住郢州潼泉山法興禪寺語錄
三卷
住武昌東巖廣慧禪寺語錄
住竟陵紫芝菴語錄
四卷
住鄂渚洪山寶通報國禪寺語錄
五卷
住齊安天臺赤城禪寺語錄
示眾
機緣
頌古
塔銘
重修洪山寺疏
佛事
六卷
雜偈

目錄終

嘯堂和尚語錄敘

嘯堂汾和尚挾複子上靈巖，時予在侍寮典記，見其敝衣楚音，翛然自得，絕無近世禪殼子陋習。　退翁先師心賞之，俾居不租寮，朝夕勤懇不自廢，椎拂之下有所證入。然性謙抑，秘其芒耀，不喜以所長病人，故人亦莫知其所得也。未幾，典藏鑰，陞掌書記。會同門古嶷和尚唱滅於匡廬之乾明山中，緇白咸謂丈室不可久虛，專使齎牘至吳門，請先師遴主法者以慰群望。先師集群弟子於廣堂，瞬顧一匝，語和尚曰：「汾！汝堪此任。」和尚亦欣然請行，自攜瓶缽長揖故山，惟知師命尊嚴，不計眾緣缺乏。一眾錯愕，始悟其久

蒙記莂，特時至而理彰耳。予嘗有詩送之曰：「下板沉埋苦自持，囊錐穎露眾方知。但令猛虎馱行槖，當有神龍獻住基。隨事不妨加損益，乘時何必問艱危？此回只作看山想，竹杖芒鞋任所之。」領院三閱月，知事有梗化者，和尚拂衣徑行。或者進曰：「盍少貶以順機宜，無致山林岑寂。」和尚笑曰：「莊生嘗謂：『觀德人之容，令人意消。』今劈腹剜心，朝夕與之提訓，不能少變其習染，自愧德涼，未敢學蚖蛇之戀窟宅也。」識者聞而韙之。自是聲望愈高，列剎爭致，如黃安之赤城、竟陵之芝紫、京山之桐泉、武昌之東巖。最後應楚撫大中丞張公之請，中興洪山寶通禪寺和尚不出戶庭，莊嚴畢備，顧瞻歎嗟，以為神運。前後皆有上堂示眾等語，門人住京都翊教楚林睿公編次共若干卷，將壽諸梓，以廣流布，不遠數千里走山中，乞一言弁其首。予嘉其志，而敘夙昔之同在師門一段，以表終始，翛然自得。事皆緣會而興，非若屈己從人，喪其固有，卒被聲利所束縛，而為智人之所深愍者，可同日語也。昔人有言曰：沙門華言離欲。離欲則方寸自虛，而萬景畢入，入必有所展泄，垂慈應物，發為心聲。此教之所由興，道之所由立也。譬如洪鐘在虡，有扣則鳴，細椎巨杵，判然自別。而鐘則初無限約於其間，惟赴來機而成其應耳。詎非古人虛靈寂妙之旨，併所謂識取無依，佛亦無得者乎？輓近說法，必主摹仿，否則以為杜撰而共非之。墨數行循，一摸脫出，雖充棟汗生，真如像龍，不能行雨，雖多亦已奚為？讀斯錄者，蓋可少悟其翛然自得之旨矣。

時康熙丙寅秋日，前住靈巖同門法弟曉青題於華山之臥雲深處。

俞昭允汾禪師住廬山西林乾明禪寺語錄卷之一

住北京翊教寺嗣法門人上睿等編

師順治丁酉十一月十七日在蘇州靈巖受請，十二月二十二日到寺。

山門。「無門之門，阿誰篆額？看得分明，君子可入。」

佛殿。「太尊貴生，自號滿覺，三拜不施，令人疑著。」

伽藍。「用汝全心，推我半面，禮尚往來，隨家豐儉。」

祖堂。「東土西天，一堂風冷。接響承虛，有人不肯。」

據室。拈拄杖，云：「打開青嶂踞虎頭，按下白雲收虎尾，一掌一握，一棒一條，皮下有血底，自不怪新長老手腳毒辣。且道畢竟圖個甚麼？」卓一卓，云：「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拈當道請疏。「昔日靈山親付囑，直須當道與人看。」

紳衿疏。「一毫頭上文彩全彰，有眼者見；三千里外音響各別，有耳共聞。」顧左右云：「此回不是夢，真箇到廬山。」

山門疏。「相隨來也，言端語端，山僧要放此話大行，諸人切須記取這轉。」
指法座，云：「大寶華王座，究竟如虛空，作禮而陞，忒煞難為。作者因地而起，還他本分宗。」師喝一喝，云：「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遂陞。拈香祝聖罷，又拈香，云：「此一瓣香著甚來由？特地驚群駭眾。既然心不負人，難免痛定思痛。今朝落在手裏，單為穿過靈巖山頭，面無慚色。這老和尚一雙鼻孔，特與諸人出氣。」插入爐中，便攬衣就座。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諦放下槌來，早已千里萬里，捫空追響，勞汝心神。有不離當處直下取證底衲僧出來，乘風起舞，相席打令看。」僧問：「機先一著，到者方知。有一句子，請師答話。」師云：「香谷林中風颯颯。」進云：「作家宗師，再乞端的。」師云：「虎溪橋下水淙淙。」僧呈起坐具云：「這邊的又作麼生？」師打一棒云：「領過得也未？」問：「遠離鷲嶺，來振濟宗。雙峰峰頂上，相見意如何？」師云：「臘月火燒山。」進云：「新乾明，舊法令，向上向下作麼提持？」師云：「龍蛇易辨。」進云：「信知佛種從緣起，拈花始驗箇中人。」師云：「真箇那！」僧以坐具打一圓相，師打云：「百雜碎。」問：「天寒日短，滴水冰生。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徹骨徹髓。」進云：「客來將何款待？」師云：「兩人共一碗。」僧便禮拜，師云：「來日更與一頓。」問：「如何是乾明境？」師云：「橫看成嶺側成峰。」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不住孤峰頂，常伴白雲閒。」進云：「未審人在境中？境在人中？」師云：「你向甚處去來？」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祖意西來更若何？」師云：「五九盡日又逢春。」又一僧出，師云：「且住，三世諸佛橫說豎說，徒逞詞鋒；歷代祖師全提半提，虛張意氣。山僧今日打頭貴遇作家，實情好與伊二十拄杖。何以？廣大門風，威德自在，權衡在手，生殺臨機，十地到此魂驚，二乘聞之膽裂。若也未有奔流度刃底眼目，總不勞拈出。跳脫一步，地闊天寬，便可十方剎土應緣而至，百千三昧無作而成，一切時煥古騰今，一切處騎聲蓋色，獨超象外，迥絕羅籠，譬如寶劍揮空，空空絕跡，驪珠鑑物，物物流煇，七穴、八穿、四通、五達，十成好箇沒量漢子，更說甚千聖不攜、萬機寢削？」隨喝一喝，云：「無煩久立，冀自知時。」上首復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當晚，小參。「佛祖之道，一切現成，眾生日用不知，遂致自生違背，家中捨父、衣裏忘珠，馳逐天涯，伶俜辛苦。諸聖問出頭來，千般言、萬種喻，只要時人知有。果然知有，總是碧眼胡僧、黃面老子一齊教伊且向背後立地，其餘七十三、八十四，當甚茄子、瓠

子？在汝諸人面前又作得箇甚麼伎倆？山僧道業荒疏、才識短闇，胸中實無絲毫見處，齒縫亦不挂箇字腳，願居學地，豈欲稱師？無端被人推出鼻地，濫膺斯席，大家相聚喫莖蘆，隨分有鹽兼有醋，饑餐渴飲，且恁過時。江東西、湖南北行腳高士挾複到來，入門貴須辨主，方見參學眼正。若是佛法的的大意，山僧未出靈巖，早與諸人道過了也。午間上堂是第二頭，適才小參是第三首，乾明方當入院之初，肯教諸人落七落八，只得倒行此令，返流旋一去也。」隨顧侍者，云：「收取拄杖子。」便起身，歸方丈。

次日，請兩序頭首，上堂。「恁麼恁麼，鶴鳴子和；不恁麼不恁麼，虎嘯風生。恁麼中不恁麼，昨日住持事繁；不恁麼中卻恁麼，今朝量才補職。」喝一喝，云：「俊快底自肯承當，本分底放他閒去，堪作人天眼目，便與祖佛為師，琢玉烹金，有權有實，變生為熟，無黨無偏，符到奉行，客來須看。我若坐時你應立，彼彼顯出身之機；我開口時你即聞，剎剎驚險崖之句。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唱拍相隨，一多無礙，紀綱畢正，賓主克諧，直得白牯黧奴助揚佛化，叢林草木現瑞放光。且大功不賞一句作麼生道？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

開爐，上堂。問：「爐韛洪開，烹凡煆聖，出格人來，如何施設？」師云：「上座每日拈匙把箸甚有氣力。」進云：「掀倒禪床又作麼生？」師云：「打了拖聲勢。」進云：「看取令行時。」師便打，僧一喝，師云：「知汝不易。」問：「火種和煙得，柴頭品字堆，不與萬法為侶底，還覺脊背汗出麼？」師云：「破皮厚三寸。」進云：「和尚慈悲何在？」師云：「靜處踝了打。」僧無語，師云：「且去，別時來。」乃云：「西江叢林剎竿相望，或有栴檀叢林栴檀圍繞、或有荊棘叢林荊棘圍繞、或有荊棘叢林栴檀圍繞、或有栴檀叢林荊棘圍繞，火爐頭一千五百坐得骨臀生胝，不見冷灰豆爆，祇聽熱碗鳴聲。乾明這裏斬新握方外鉗鎚，乘時開作家爐韛，無論栴檀荊棘一齊投入。」喝一喝，云：「直得陜府鐵牛通身汗下，嘉州大象滿面光生，諸禪德當爐不避火，迸眨上眉毛，看是甚麼火色？」便下座。

上堂。「冰枯雪槁，天寒人寒，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少室鐵牛，常甘水草，黃梅石女，子母團圓。惟有物外閒人，衲被蒙頭，圍爐打坐，得失是非，一時放卻。堪笑韶陽跛足師，把得雲簫繚亂吹，千古萬古和難齊。」拍手一下，云：「即今還和得齊麼？剛被風來吹別調，知音知外更誰知？」

除夜，小參。「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露柱掛燈籠，僧堂佛殿後。恁麼會得，隨例餐鎚子，未有衲僧氣息在。乾明今夜不似北禪烹露地白牛，大驚小怪，但向紅爐上拾一點雪，枯木上糝些子花，

與諸人赴箇時節。」遂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云：「短燭看隨殘臘盡，春風轉入我門來。」

歲旦，上堂。問：「深山裏佛法罕逢，新年頭家風平展，如何是和尚最初一句？」師云：「今朝正月旦。」進云：「斬新條令，更請施行。」師云：「伏惟知事頭首起居萬福。」進云：「天雨四花盈寶座，拈香祝聖慶昇平。」師云：「重說偈言。」問：「元正啟祚，萬物咸新，一句無私，請師便道。」師云：「拄杖抽條丈二長。」進云：「果然恩大難酬。」師隨聲便喝，僧罔措，師云：「惱亂春風。」乃云：「化育之本，物我同途，生佛之元，古今不易。」卓拄杖一下，云：「山僧今日已是打開門戶了也，乾坤大地、日月星辰、草木昆虫、森羅萬象總在這裏[跳-兆+孛]跳，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揖釋迦、拜彌勒，禱祝咒願遞相慶賀，直是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復卓一下，喝一喝，云：「吾助汝喜。」

上堂。「昨夜雪上更加霜，今朝佛面增百醜，文殊普賢行路難，黧奴白牯卻知有，寒山燒火滿頭灰，拾得風前拈起帚。」良久，顧眾云：「你這一隊漢，冷冰冰地在這裏討甚麼碗？」

古嶷和尚生忌，上堂。「大善知識！以無邊虛空為正體，以香水海不可說塵剎為化境，卷舒九有，出沒四生。是以去年七月一葉落，天下秋；今年正月一花開，大地春。其落也，隨處釋迦；其開也，千身彌勒。雖然，猶是我古嶷師兄應緣化物時節。若論本分提持，坐斷死生，不通凡聖，諸人又向甚處相見？」攉下拄杖，云：「直下來也。」

上堂。問：「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是否？」師云：「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進云：「狼藉不少。」師云：「腳跟下掃來看。」僧一喝，師云：「過猶不及。」乃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爪生髮長，筋轉胍搖，露結為霜，雲騰致雨，那有些子違時失候？諸人到這裏，何不猛著精彩進前三步？踏一踏，則須彌起舞；唾一唾，則香海興波。若更呆椿椿地坐定，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

元宵，上堂。「奇怪，諸禪德！然燈佛與月光童子在中庭裏相爭佛法甚鬧，撞倒功德天，把黑暗女髑髏一擊百雜碎，過去正法明如來以平報不平，椎鐘告四方，直得清涼山裏萬菩薩有馬騎馬、無馬步行，一時走入鬧籃中，獨有普賢願王端坐高樓呵呵大笑，云：『你這一隊弄影漢，面皮厚多少？』現前諸仁盡是傍觀者，且道有恁麼事？無恁麼事？」驀顧眾，云：「明眼人難瞞。」

上堂。問：「久雨不晴，山門頭金剛渾身濕透，父母未生面目為甚針劄不入？」師云：「一年春過一年春。」進云：「覓火和煙得，

擔泉帶月歸，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如然？」師云：「牆壁有耳。」問：「雲橫大野，水滿清溪，略彴不是趙州橋，未審行人如何得過？」師云：「拽脫鼻孔。」進云：「畢竟借誰之力？」師云：「你眼在甚麼處？」僧作禮，云：「和尚三寸甚密。」師便打。僧云：「須到如此。」師云：「天地懸殊。」乃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推門落臼；淨名杜口於毘耶，咬定牙關；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莫謗如來正法輪；天帝釋絕視聽而雨花，未必心頭事悄然。乾明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前廊下與你說，後架上與你說，這裏聲鐘伐鼓、豎拂拈椎也與你說，那裏開單展缽、運水搬柴也與你說，你更不會，卻近前就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彩鳳舞丹霄；無一棒到你，鐵蛇橫古路。擬看腳下，多少人喪身失命？若是箇不受人處分底，點著便轉、撩起便行，南北東西如雲似鶴，山河大地有甚麼過？」

上堂。問：「山青水綠，打開金剛眼睛；日上月下，捩轉衲僧巴鼻。學人今日要與和尚作境話會。」師云：「桃花杏花門開。」進云：「還有指點處也無？」師云：「柳條桑條憋破。」進云：「果然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師豎起拄杖云：「幾人信得他及？」進云：「虎溪橋下月，光接漢王峰。」師便打，僧一喝，師云：「詐明頭。」乃云：「見色明心，心不是佛；聞聲悟道，道不屬知。不屬不知，景物欣榮，山川晴媚，桃花一樹兩樹紅自紅，脩竹三叢四叢綠自綠，喚作色得麼？鴉鳴鴉鴉，鵲噪鵲鵲，郭公鳴郭公，姑惡鳴姑惡，喚作聲得麼？山僧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兄弟！日月易流，應是從前肯重處盡情颺卻，大用現前，不存軌則，盡十方世界有甚麼物與你為緣為礙？如只倚他門戶傍他牆，東覷西覷，明聽暗聽，得些小知小解，其實半瞽半聾，他時後日也要開這兩片皮，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莫言無事好。」

上堂。問：「千林聳翠，萬嶽攢奇，向上一機，請師別轉。」師云：「蔥嶺那邊有。」進云：「為甚麼這邊無？」師云：「日頭出來看。」進云：「九萬里鵬斯展翼，百千年鶴便翱翔。」師云：「不必。」問：「有一人常在歡喜中，不受讚歎；有一人常在冤苦中，偏愛謗毀。只此二人，那箇為親？」師云：「賞不避仇讎。」進云：「快人一言。」師云：「尋思去。」僧便歸眾，師云：「眼不見鼻孔。」問：「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為甚麼佛法不現前？」師云：「略無些子衲僧氣息。」進云：「鈍置殺人。」師云：「有甚饁饘餬子，快下將來。」僧擬議，師便打。僧云：「莫教屈著。」師又打，云：「總是山僧罪過。」乃云：「眼睫橫亙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黃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須得箇出頭。祇如到江吳地

盡作麼生去？隔岸越山多向那裏住？有人道得轉身句不著，還草鞋錢。」
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脩不知。商那和脩三昧，優波麴多不知。恁般說話，顢頇佛性，儱侗真如。且作箇模子，搭卻諸人。晨朝熱水洗面，夜間脫襪打眠。食辦擊鼓，眾集撞鐘。燒香掃地，合掌搖頭。菜園牆倒晴方築，房舍籬穿雨過脩。東廊上上，西廊下下。並不曾差了一步，錯了一事。因甚不知有分緇素識好惡底衲僧，及早解開胸懷，笑一聲子。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乾明自知。你不是箇謾人自謾漢。」
上堂。「好雨知時節，春無三日晴，為山五百頭，真箇可憐生。溪東溪西，一任橫拖倒拽，且道這片田地始終屬阿誰？」一僧出云：「和尚豈得問別人？」師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僧擬議，師便掌云：「感你不徹。」
上堂。「滴水滴凍，道一句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崖崩石裂，示一機善跡，跡者跡所不能跡。諸人終日區區，有口只是喫飯，乾明冷地相為，不妨好手彰名。」遂拈拄杖卓一下，云：「已是徹困向汝也。」
上堂。拈拄杖云：「丁一卓二有手腳，放兩拋三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看得見，山僧實落分付與你。」卓一卓，云：「切忌謾承當。」
佛涅槃日，上堂。僧問：「宴寂熙連河側，金棺特示雙趺。正恁麼時，莫便是佛否？」師云：「夜半須彌安鼻孔。」僧云：「賴遇和尚證明。」師云：「疑殺天下人。」乃云：「二月十五日以前，有佛處不得住；二月十五日以後，無佛處急走過；正當二月十五日，黃面瞿曇做盡腸肚，猶自死不甘心。以手摩胸，告眾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大似靈龜曳尾，拂跡跡生。諸仁！二千餘年後誦伊之言、服伊之服、行伊之行，一箇箇眼光爍破四天下。且道釋迦老子即今甚處去也？」拍禪床一下，云：「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上堂。「夫學般若菩薩，直須諦當去，始得千里萬里。至此行立，總在人前。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擬議思量，即沒交涉。」顧左右云：「要會乾明賓主句麼？鶴冷移巢還避月，龍寒出洞早生雲。」
大士誕日，覺心道人請上堂。僧問：「淺綠深紅，莫非文殊妙境；啼鶯語燕，盡是觀音普門。未審寶華座上是第幾應身？」師云：「山僧常念觀音。」僧云：「百千手眼利濟無邊，因甚麼高麗不去？」師云：「觀音，觀音。」僧云：「翠柳拂開金世界，紅蓮湧

出玉樓臺。」師云：「不勞讚歎。」乃云：「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豎起拂子，云：「觀世音菩薩來也，即今在山僧拂子頭上揭示圓通妙門，以不思議無作妙德成就一切眾願，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下合十方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令諸眾生不涉情解意想，頓獲十四無畏。汝等諸人有智若聞，則能信受。」遂擊拂子一下，便喝一喝，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

上堂。「久雨熟梅天，柴生滿灶煙，林間泥滑滑，時叫屋頭邊。銅鈔鑼裏滿盛油底，途中善為不遺一滴，何處見他滲漏來？是你問凡答凡、問聖答聖，為甚隨他舌頭轉？」良久，云：「腳下泥深。」

上堂。「諸仁在此，饑餐渴飲，閒坐困眠。一箇渾身，若無事事。與汝驪龍明月珠，卻道分文不直。與汝蜣螂糞彈子，卻道價重千金。是顛倒情深，是轉移力重。於此分疏得下，足表智眼洞明。若只儱侗顢頇，切忌口銜羊角走，區區不是好生涯。」

上堂。「三周寒暑，遠泛重溟；十萬里西來，直上梁王殿。雖是小過，令人大怒。何故？不合欺我唐土人。山僧與麼說話，是肯老胡？不肯老胡？若道肯，易掩當門齒，難藏蓋膽毛；若道不肯，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諸人到這裏作麼生為祖師出氣？」良久，云：「還我骨髓來。」

上堂。僧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如何是不離底道？」師云：「碓搗東南。」僧云：「無聲無臭又作麼生領？」師云：「磨磨西北。」乃云：「一徑直，二周遮，衲僧會得，萬別千差。是你諸人認著門前屋後，便乃叉手當胸，這邊稱楊，那裏稱鄭，進一步即迷其理，退一步又失其事。殊不知，平田莊裏，草色青隨杖；險峻岩頭，藍光碧照衣。何處客來閒共語？免教望斷夕陽西。」

精進七內，上堂。僧問：「百年三萬六千日，返覆元來是者漢，請和尚驗過。」師云：「胡地冬抽筍。」僧云：「現前大眾沾恩有分。」師云：「得到口也未？」僧一喝，師便打。又，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如何是萬象主？」師云：「山高路遠，到這裏甚不容易。」僧云：「等閒模著虛空鼻，生死猶如戲一場。」師打一棒，云：「免怪空疏。」乃云：「去卻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逼得鯰魚上竹竿，俊鶻迅鷹趁弗及。諸人未得箇入處，但向己求；有箇入處，莫就他覓。絕羅籠，脫羈勒，不風流處也風流，大抵還他好手骨，這邊與那邊，許汝放膽說。」喝一喝。

解制，上堂。「今朝正月十五，雪霽雲收天宇，叢林制解放行，究竟無法可取。山僧起倒因人，歡喜無過，直與各攜杖笠出松門，萬

里溪山誰共語？」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咦！春風漸見花狼籍，珍重還須帶眼看。」

上堂。「行腳衲僧也須識取去底，識取住底。如何是去底？離家舍不在途中者是。如何是住底？在途中不離家舍者是。說甚你有則與，你無則奪。直饒說得去住分明，三千里外猶被拄杖子穿卻鼻孔。」靠拄杖，下座。

上堂。「劫外靈機，悟心者始顯；聲前活路，達道者能行。雲在嶺頭，乍舒乍卷；水流澗底，可淺可深。花開葉落，豈是榮枯？春去秋來，原非遷變。復生居士二十五年前與山僧欣逢白鶴古寺，早已聞斯道矣。今秋七月廿六，正值從心之辰，特到山中齋我一眾，山僧更說箇甚麼以資綿遠？」良久，朗吟曰：「佛法人情不用分，抬頭撞著自家底，火棗冰梨信手拈，子子孫孫皆可喜。」便下座。

俞昭禪師語錄卷之一(終)

俞昭允汾禪師住郢州潼泉山法興禪寺語錄卷之二

住北京翊教寺嗣法門人上睿等編

師於順治辛丑冬住寺，今康熙乙巳二月初一日，郡邑紳衿護法，遠近檀信，諸剎耆宿，入山敷座，同請開堂。
指法座云：「妙寶莊嚴，眾香圍繞，坐斷報化，直踏毘盧。從上也有人行，轉法輪，提祖印，山僧一步更高更闊。」便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根蟠劫外，價重須彌，端伸供養始祖釋迦文佛大和尚，奉祝今上皇帝聖躬萬歲，伏願一人有慶，萬國咸寧，明見佛心，永延帝祚。此一瓣香，凡聖齊榮，隱顯同味，懷藏則無聲無臭，拈出則為蓋為雲，普同供養飲光以下西天東土六十九世諸祖大和尚，奉為巖廊宰輔、方面勳臣、督撫司道、府縣尊官、闔郡紳衿、在筵檀護，伏願和羹聖時，股肱仁主，曰文曰武，乃孝乃忠，雨露優曇，播馨香於無盡，金湯佛法，仰山斗於大年。此一瓣香，多子塔前承蔭，曹溪路上分枝，今為供養當寺開山孤標祖師、遞代重興大洪山主妙空禪師、憲洪修藏了傳禪師、諸山耆碩、本派宗師、舊住寮德、首領知事，伏願後先扶道，古今一揆，列剎相望，千峰並秀，東澗水流西澗，南山雲起北山，既是同源，了無異見。」末上拈香云：「此一瓣香，別無伎倆，必有地頭，道是郢州土宜，迥超江南尊貴，冷眼曾覷見，熱心實難忘，廣眾中第五回親拈剎塵海做一爐滿卻，正為供養見住蘇州靈巖山崇報禪寺本師退翁老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諦，上下四維，春風包裹不得。山僧拄杖子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朝事不獲已，全身出現，為諸人打開蟄戶，雲行雨施。不論橫點豎點，有擊頭知尾者，便請出眾相見。」僧問：「深山古剎，澗冷雲封。今日生面重開，未審作何宗調？」師云：「一曲少林無孔笛，逆風吹了順風吹。」僧云：「實謂罕聞。」師云：「也要闍黎接拍。」乃云：「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如鐘在虡，扣之則鳴；似鏡臨臺，物來斯鑑。揭露靈山奧旨，洞明少室真機。離相離名，破塵破的。非寂默無言可造，豈譬喻分別能知？妙德空生，只可從傍讚歎；龍天釋梵，惟有動地雨華。諸仁若也聽能出聲、見能超色，方知盡乾坤是沙門雙眼，遍十方皆自己光明。不妨隨處立宗，應緣接物。於有為境示無為道，而不壞有為之相；居一佛國作多佛事，而不礙一佛之身。自然水到渠成，風行草偃。雖然如是，建化場中觀光足矣，衲僧門下據令奚堪？且衲僧家憑箇甚麼過人，得恁威權自在？」驀拈拄杖卓一下

云：「不知誰是我，但覺世無他。」上首復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當晚，小參。「寒灰枯木，衲子家風；碧嶂丹岩，道人居處。山僧數載，茲山其幾？本色徒眾，刀耕火種，澗飲木食，只圖深藏拙訥，不欲衒耀見知。老屋敗簷，東撐西拄；殘磚斷瓦，平砌高堆。有時孤標塔頭栽松帶雨，有時仲舒橋上嘯月披雲，珍珠泉萬斛川流，鐵石峰千仞壁立。落紅滿地，左右回顧；象王芳綠垂庭，出入使令虎子。麻三斤、乾矢橛，沒星秤尾懶較重輕；金剛圈、栗棘蓬，生辣手中渾忘拋擲。無端霜前雪後，裂破娘生面皮。諸仁者！今朝是開法之始，此夜乃聚首之初，禦冷弗贈冰，救渴不進火，就實而論，絕無奇特。從古天地、日月、草木、山川，現今老幼、尊卑、僧俗、男女，喫飯穿衣，夜眠蚤起，看山玩水，瞬目揚眉，送客迎賓，低頭舉手，匪借他力，惟憑己為。春、夏、秋、冬應其時，士、農、工、商居其業，事事成辦，物物變通，諸聖同途，群靈一轍，何迷？何悟？誰欠？誰餘？倘能依而行之，自解轉身吐氣。」遂喝一喝，云：「仲春猶寒，參退喫茶。」

結制，示生閣黎、上蓮書記請上堂。問：「水到渠成，風行草偃，孤標古塔，今日是橫點頭？豎點頭？」師云：「你見？我見？」進云：「根塵迴脫，能有幾人？」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進云：「德山後句掀翻，臨濟先聲截斷，乞師別展一籌。」師云：「莫要驚眾麼？」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拋向法興堂前，還當得境話會麼？」師云：「一條古路穿岩走，兩派清泉抱寺流。」僧云：「一擲渾身俱是眼，家無四壁不知貧。」師打，云：「分明記取。」乃云：「把定乾坤日月，坐斷意想情塵，峭巍巍、深密密，沒絲縫罅，只箇渾崙，三世諸佛到此進步無門，歷代祖師於中出身少路，汝諸人腳跟下一向喚不回頭，只管貪程太速，有朝撞入他家膝桶隊裏，潼泉雖則棒頭有眼，那時正恐猝急救你不得。」隨卓拄杖一下，云：「寧為頑石，毋效假玉。」

上堂。「雪峰輥毬，兩箇三箇還有麼？禾山打鼓，千槌百槌已破也。秘魔擎义，好勇少謀；道吾舞笏，足恭堪恥；潼泉鐵壁排衙，清流遶座。不用如許閑家，具北往南來底，入門領覽，驗在目前。」良久，喝一喝，云：「有甚麼諱處？」

豐谷街信女蔡門賀氏、法名常月，李氏、法名宗依，孟門劉氏、法名常明，姚門鄒氏、法名性明，請上堂。「盡大地是箇餬餅，一口百雜碎。舌頭若在口裏，鹹酸苦辣定然知些滋味。無論江南、兩浙、關西、河北，烜赫禪和掌缽盂向香積世界，為甚麼出身無路，捨近趨遠？」良久，云：「魚鼓聲動也，漆桶快下去。」

沱潛弟子吳成之、羅秀林、熊元之領眾請上堂。問答畢，乃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海水不可斗量，虛空不可尺度，淨地不可撒沙，爛泥不可著腳。青州衫子重七斤，其所薄者厚；十字街頭一片磚，其所厚者薄。不快漆桶，更莫提來；穿破草鞋，直須掉卻。」以拄杖一時打散，云：「千錯萬錯，是伊不錯。」

虎爪山湛一典客率徒頓超、睿生請上堂。「乾坤既位，世界已形。擁之令聚而不聚，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撥之令散而不散，一出一入，全滅全生。側耳欲聞而不聞，半合半開，同明同暗；瞪目欲見而不見。」拈拄杖卓一下，云：「豈更替他說道理？」

為本寺勤舊性悟、馥蓮設薦，上堂。「二月清明寒食節，子規啼斷枝頭血，家家塚上土添新，鐵打心肝痛不徹。潼泉寺裏有兩箇僧，一名宗倫、一名道裕，同一姓氏，三二十載於此祖師基業盡力支持。昨年仲夏日長，綠樹濃陰裏添得黃鸝四五聲，忽爾腳跟不穩，愛他蓮華國土安養快樂，不再躊躇，相繼而往岩頭念佛石，半思半恨，忍淚到今，特請山僧就伊熟處下一轉。」遂喝一喝，云：「好再來也。」

定波菴慈摩、慈止二大德領眾請上堂。「食辦擊鼓，阿誰無分？飯後普請，到即不點。觀音、勢至、文殊、普賢、毘盧師、法身主，總在這裏運水搬柴，一擔兩桶，靜地躲跟底師僧，若能撩起便行，許汝粗餐易飽、細嚼難饑；若只管閒坐困眠，七棒對十三，領得也未？」拈拄杖，喝一喝，云：「巡炤何得當面諱卻？」

度僧，上堂。僧問：「花香鳥語，日煖風和，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云：「光剃頭。」僧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淨洗腳。」僧云：「直得百藝百窮。」師打一棒，云：「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乃云：「脫俗離塵，知慚識愧，始名出家。爾諸大德既已頓捨世間深重恩愛，光剃頭、淨洗腳，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袈裟下一坐具地，從曠劫來四至界畔一一分明，中心樹子更要汝覆蔭天下人去在。何故？不見道：本大者，其葉茂。」

瞬目，法印、西印、脫凡、慈若五禪德領眾居士請上堂。「好諸禪德！春山疊疊，春日遲遲，春鳥關關，春泉濯濯，春花似錦，春草如茵，春雨忽晴，春雲乍卷，春服既成，春游正始。荷諸禪侶垂訪綠轉，春灶邊生柴旋斫旋燒，春盤裏野菜時挑時煮，正法眼藏從教七穴八穿，圓通妙門一任東開西扇，都沒思量，實為慶快。這裏忽有箇惱亂春風底衲僧出來道：『和尚來年更有新條在。』潼泉可謂令不虛行。」

天池、慧門二禪德請上堂。僧問：「學人有一問，向坐具邊忘卻，請和尚驗看。」師云：「穿過髑髏，磕破腦蓋。」僧云：「元來是

揞黑豆老漢。」師連棒打趁，乃云：「蚤朝不審，晚後和南，一似無孔鐵鎚，水邊經行，林下宴坐，喜共你平交。七尺單前釘釘，喚甚麼作自性？了事衲僧，長安路上輥輥地，有甚麼碑記？」喝一喝。

竟陵吳延皋法護同鄒殿生、戴小宋二居士至山，請上堂。「潼泉古剎，路遠山幽，澗水潺湲，洞雲匝匝，石頭大底大、小底小，竹子細底細、麤底麤，向無佛法身心，寧有人情世諦？今者竟陵諸碩名儒藍輿垂訪，入寺看額，自喜到來，山僧主道雖麤，幸從一地所生，鄉談未改，面面相對，不事囊藏，始信夫子鼻孔、達磨眼睛原同一致，那有兩般？忘其陋劣，不妨直與。」遂喝一喝，云：「惟憑青嶂留知己，恰際春深筍蕨肥。」

嘉魚弟子李志玳、法名久端，皮氏、法名久章，請上堂。「忽然，忽然，海口難宣；奇特，奇特，真成越格。金剛腳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千般巧說，莫益其心；萬種思量，是何道理？昨日轉一位，法堂上參請，今朝轉一位，方丈裏商量，要覓箇解交句子。山僧道：『渠儂肚皮大，放待冷來看。』果見呵呵大笑，走向龍華樹下去也。是你還信得及麼？」良久，云：「夢見。」

圓菩薩戒，慧空道人率二孫馬門范氏、佛子佛音二菴主，請上堂。問：「久雨初晴，長空一色，疊疊春雲，捲歸何所？」師云：「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進云：「阿誰作證？」師云：「明人忍慧疆，能持如是法。」乃云：「靈機廓徹，智鑑洞明，萬法何私？十虛無間，塵塵普應，剎剎全彰。聞聲不隨聲惑，是你觀音三昧；見色不逐色走，是你文殊法門；居一切事不為事礙，涉一切理不被理拘，是你普賢境界。諸大德！諸法真實相，性戒福慧滿，有緣非無因，勿生分別想。這裏成褫得去、受用得行，山河大地與你證明。」

成臼蓮華寺文陵、慎以二師請上堂。「列豎臨濟三門，滿地華狼籍；分張曹洞五位，一堂風冷澹。諸方粗心轉勝，潼泉大笑不已。」驀喚維那，維那應諾，師云：「今日幾人新到？」維那云：「幾人新到？」師云：「若問老僧佛法，但道開口不在舌頭上，遇茶祗喫茶、遇飯祗喫飯，但不得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何故？切忌亂走。」

師受業師終，七師弟天然請上堂。「平生快性罕人儔，驀地藏鋒理事休，不重己靈不慕聖，又乘好月過滄洲。得自由，且自由，萬里神光頂後相，何須更上一層樓？朝香夕燈，繼志述事，天然師弟可謂孝矣。潼泉山高水遠，眼折心枯，無法當情，但知懷義，五味拈來蘸秤錘，千秋萬世無人用。」以拂子敲香爐，云：「伏惟，伏惟。」便下座。

善信王祖禹請上堂。僧問：「禪喜殿裏古文殊，白竹林中觀自在，日炙風吹，兼程到此，未審如何接待？」師云：「黑漆牧童不展手，銀籠鶴伴野雲飛。」僧顧眾云：「滿堂是客無人顧，盡解穿衫作主來。」師云：「須彌頂上更翻身。」僧佇思，師便喝。又僧問：「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未審是甚麼人境界？」師云：「忙中那得閒？」僧云：「菩提樹茂，優缽花開，復何祥瑞？」師云：「無木挂千金。」乃云：「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古今天下老和尚撩鉤搭索、路布葛藤，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拈拄杖云：「山僧近日改絃易轍去也。」卓一卓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誰敢當頭正眼看？」

解制，寒河禪喜菴非異闍黎請上堂。僧問：「四月初三日已前，乾坤把定；四月初三日已後，日月放行。正恁麼時，學人是東去？是西去？」師云：「山高豈礙白雲飛？」僧云：「瀑布崖前親薦得，隨行得路總逍遙。」師云：「直是千里萬里。」乃云：「三月以來，諸兄弟在我這裏不為看山水過時，單單要明生死大事，坐則共你坐，行則其你行，曾無箇佛字到你分上，亦無箇禪字安汝胸中。如今春末夏初聖制解也，腳跟下那有一法繫綴得你？人人八面玲瓏，箇箇十方通暢。」遂喝一喝，云：「直下知歸，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

毘盧殿落成，檀越馮符石率公郎文悅請上堂。「百千法門，祇從一門而入；無量妙義，要在一義而宣。」乃橫按拄杖，云：「此豈不是一門？」卓一卓，云：「此豈不是一義？一門既入，百千法門頓開；一義能宣，無量妙義斯演。正恁麼時，祖佛齊到，人天共知。毘盧師，法身主，根塵中妙體獨露，色聲外正坐當陽，應物應機，隨事隨理，直得萬峰仰止，眾派流通，樓閣莊嚴，林泉安隱，扇真風於世表，聚禪侶於雲中，廣作無等等殊勝因緣，顯示無上上圓融宗旨。諸仁！有眼則見，有耳則聞，且壁立萬仞處憑何建立？文殊、普賢一拽石，觀音、勢至二搬土，魯斑繩墨不施功，最好一梁對一柱。」

安陸府太音印文耆宿、報恩石詮自如長老、吉祥若池隱凡了凡長老、三賢闍黎、潤慈禪碩，暨諸菴師德請上堂。「千峰頂上出身一路，十字街頭不知；十字街頭覿面一機，千峰頂上不會。千峰頂上若會，靜悄悄中鬧浩浩，即是十字街頭；十字街頭若知，鬧浩浩中靜悄悄，即是千峰頂上。同得同用，共見共聞，有卷有舒，全賓全主，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古之今之甚生標格，彼也此也扶豎叢林。如是，則衲僧正眼流通，佛祖真規不墜。且就中還有竭

力相為處也無？」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云：「我只要這話行。」
德山和尚訃至，上堂。「高高峰頂把住南嶽，深深海底放行曹溪。明然臨濟燈，恢擴天山道。善說無上法要，單提大統綱宗。群魔異見悉潛蹤，萬象森羅齊起舞。其唯我德山法兄和尚乎？潼泉法弟打從靈山一會裏分化此界，郢水湘雲同心共照。茲聽遺音，痛傷何及？」乃撫几者三，復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佛成道日，弟子馬文舉、法名行智，周氏、法名行慧，請上堂。僧問：「無量劫來已成佛道，深山午夜悟箇甚麼？」師云：「三更失卻牛。」僧云：「今日事如何？」師云：「天明拾得馬。」僧云：「屈！屈！」師打一棒，云：「要騎便騎，要下便下。」乃云：「釋迦老子冷坐，垢面蓬頭，經歷六載，昨夜睹明星，豁然稱大悟，只知拈得鼻孔，不省打失眼睛，全身跌入荒草叢中，兩手扯住葛藤不放，五千餘卷絆倒無數英賢，四十九年縛殺幾多好漢。汝諸人日日日東上，日日日西沒，循環三百六十，幾箇解知窠窟？」拈起拄杖，云：「若向山僧拄杖頭上洞開雙眼，便可與萬象森羅同暗同明、齊起齊倒，星移斗轉、日照天臨，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咄！釋迦老子寢語住也未？」擲拄杖，下座。
開爐，竟陵死心吳道人、一念胡道人請上堂。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華頂之高以作始，朱陵之厚以成終，十五省內、七十年間，自東自西、自南自北，法無足相，道出常情。先師退翁大和尚一往不著思惟，敢言面目現在，爇向爐中，用酬法乳。」遂就座。二僧攙出，師打云：「一箭落雙雕。」前僧進云：「紅爐大啟，寶劍重揮，上將到來，以何應敵？」師又打云：「立破。」僧云：「謝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為霖。」師云：「總是預搔待癢。」乃云：「年年十月十五，諸方盡道開爐，一隊來來往往，不論兩浙三吳，多於冷地坐煞寒灰，槁木何殊潼泉？今日不是衒曜己見，只圖光顯先宗，以重重華藏世界海為一爐韝，百億須彌山作枚炭墼，拈發無煙之火，運起沒量之錘，直饒煆了精金，到此更須鎔過。」遂拈拄杖卓一下云：「大器還他真本色，誰云躍冶是祥金？」靠拄杖便起。維那復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天目寧知藏請上堂。僧問：「伐鼓聲鐘，龍象齊集，大座當軒，如何驗取？」師云：「路不拾遺。」僧一喝，師云：「吾這裏沒甚掉下來底。」又僧問：「撥草瞻風，耑為此事，四眾臨筵，請師明示。」師便打，僧云：「根不立，塵不染，功用何施？」師又打。又僧問：「臨濟道：『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常在家舍，不離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和尚今日如何指令？」師

云：「不掩蓬門任往來。」僧云：「水流東澗還西澗，雲起南山復北山。」師云：「肘後不曾傳。」師乃舉：「僧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僧云：『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云：『亦是藏。』僧云：『如何是珠？』泉召僧，僧應諾，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云：「這僧發問，大似懷寶迷邦；南泉善酬，到底猶存護惜。檢點將來，無人過價。潼泉兩手空索，諸人十字縱橫。往來與不往來，如來藏何曾出得？應諾與不應諾，摩尼珠原白有之，伶俐漢一撥便轉。路不拾遺，更用會我語作麼？」

弟子李方來、方先請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云：「尖斗量不盡。」僧云：「樹高千尺，葉落歸根，未審根在甚麼處？」師打云：「一榼在手。」僧云：「似多卻這一棒。」師云：「有人喫在。」又僧問：「獅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聲未絕，師便喝，僧云：「和尚莫壓良為賤。」師云：「慣得其便。」又僧問：「千眼觀音，窺覷難見；八背那吒，摸索不得。四眾臨筵，願聞提唱。」師云：「滿面無慚色。」僧轉身擬進，師咄云：「看腳下。」乃云：「真諦以言非有，俗諦以言非無，真俗不二，是名聖諦第一義。咄！咄！咄！力□希，禪子訝，中眉垂，腳瘦艸鞋寬，腰粗皮帶闊，相逢把手上高山，天外出頭誰受屈？第一義不落言詮，如何只靠山僧說？」驀拈拄杖卓一下，云：「若要說，最直截，雖親父子不相傳，自是神仙真妙訣。」

復一信禪者薦嚴受業師請上堂。僧問：「身心俱無，未審近日是何世界？」師云：「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僧云：「彼此無面目，作麼生相待？」師云：「絕倒旁觀。」又僧出將問，師云：「莫說，莫說。」僧云：「掀倒禪床，喝散大眾，駭眾驚眾，豈無一示？」師云：「打了不曾嗔，萬中無一箇。」僧云：「與麼則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師云：「前倨後恭，惹人怪笑。」僧無語，師云：「了。」乃舉：「天衣懷和尚云：『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百骸潰散皆歸上，一物長靈甚處安？』南堂靜和尚云：『一物長靈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佛剎華無數，眨起眉毛子細觀。』」師云：「一華一佛國，一葉一如來，眨起眉毛早已蹉過，喚甚麼作一物？」喝一喝，云：「若暉大德惺惺著，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九年前潼泉廣座、十位高僧人人相著，保解脫、別解脫汝為第一，果能不昧當初，領取山僧一偈：真誠度得好兒孫，果解知恩即報恩，只管因行閒掉臂，這邊那畔各稱尊。」

三尖山禪悅老比丘率徒是一請上堂。僧問：「拄杖子是衲僧尋常用底，因甚卻道途路不得力？」師云：「幾人於此茫然？」僧云：

「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師云：「用這許多氣力作麼？」僧一喝，師云：「夜飯從來不飽人。」乃云：「千峰色寒，百林聲悄，水自冷冷，月自皎皎，前三與後三，一老一不老，無絃琴上彈出五音六律，無底缽中飣成七珍八寶，未聞者聞、未飽者飽。諸仁一向在諸方煖室商量，說迦葉無端、談達磨未了，文殊、普賢休咎罔諳，癩狗、泥豬緇素甚曉。」喝一喝，云：「是真金？是荒草？這裏風頭稍硬，且向別處尋討。」

青山方秀之居士、雁門金茂明居士領眾請上堂。「潼泉古道場，法幢重啟建，山門八字開，一殿高一殿。廚庫對僧堂，疊疊峰巒現，毘盧頂上釋迦尊，多年塵土黃金面。監院副寺，功不浪施；維那悅眾，理無曲斷。典座變生為熟，知賓客來須看。監修直歲，先之勞之；知藏侍者，請益無倦。眼目人天，自有首座西堂；號令佛祖，惟許方丈老漢。遠近緇素懷信心，隨喜今朝設饌飯。開單展缽，衲子難謾；伐鼓聲鐘，龍蛇易辨。」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一冬更有好商量，南山紅燒北山炭。」

弟子盧門高氏、法名久省，率男盧廷鎮、法名力亨，請上堂。「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五識為伴侶，妄想觀眾伎。諸仁者！玉本無瑕，雕文喪德。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心意識妄想甚處得來？」隨喝一喝，云：「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蚤晚成？」

俞昭禪師語錄卷之二(終)

住北京翊教寺嗣法門人上睿等編

上堂。拈拄杖，云：「我說法要，譬彼天澤。」卓一卓，云：「點點不落別處。諸仁！若也根本端正，何須更論得失？拈香底只管拈香，揖客底只管揖客，維那院主豎透金圈，直歲典客橫吞栗棘，監修司庫、行者人力，齒鏃破關，斬釘截鐵，立處常教眼似眉，鼻孔還伊高突兀。」喝一喝，云：「共振祖佛家聲，何待他時異日？」死心、一念二道人至山，請上堂。僧問：「虛空落地也安放，某甲向甚處則得？」師云：「潼泉許多山水也不惡。」僧云：「更不恁麼，幾成埋沒。」師打云：「切忌從前被眼謾。」尼問：「高廣座上，緇素同瞻，請和尚劈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師云：「分明垂手處，不礙眾人看。」尼佇思，師便打。乃拈起拄杖云：「甚生標格獨存真？文理條然日見新。直截根源少枝葉，打開胸臆任施陳。」卓一下，云：「一句當機，普天齊應。把住也，則檻前山深水寒，風規凜凜；放行也，則天際日上月下，意氣融融。大地山河，搖撼不動；森羅萬象，指點分明。這邊那邊，用來成現；全提半提，舉起便知。箇箇出頭天外，抑他誰是旁觀？」良久，云：「汝等真正要與齊肩并躅者麼？」復卓拄杖一下，云：「一念不生休合伴，死心無法可傳持。登山到頂憑誰力？腳下何曾別有師？」荷湖悟心闍黎七十，請上堂。「天機圓活，黃河三千年一清；正眼洞明，蟠桃五百年一熟。平田淺草峭巍巍，帶水拖泥淨裸裸。千差靡間，一味尋常。在己在人，頭頭今時樞要；涉事涉理，法法上古風規。日用自來現成，年深何有變易？分明真實箇漢，端的無量壽王。山僧與麼稱道，也只是因齋慶讚，拄杖子相席打令。雖然不以戒臘推，無妨多處添些子。」遂拈拄杖卓一下，云：「替他說不盡。」

師到沱潛荷湖度生菴，佛誕日，野潛知藏率本處紳衿、檀越、居士等請陞座。僧問：「釋迦出世，獨自稱尊；和尚陞堂，人天景仰。是好日多同？是今古一致？」師云：「彼彼住山人，不曾較長短。」僧云：「海眾臨筵，得何利益？」師云：「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僧一喝，師便打。又，僧問：「莫高匪天，天不能蓋；莫厚匪地，地不能載。獨尊之旨果何如耶？」師云：「甜漿苦汁重新澡，惡水香湯一例澆。」僧一喝，師打，云：「替人喚棒，豈是男兒？」僧無語，歸眾，師云：「更不叫皇天，誰人能似你？」乃就座，連喝兩喝，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麻三斤，乾矢橛，杖林山下竹筋鞭，踏著秤

槌硬似鐵。僧堂中、佛殿裏，大者如兄、小者如弟，長底長法身、短底短法身，浩浩商量，那處不是？爾諸仁從朝至暮築著、磕著，知道錯過多少？山僧今日應時及節，要與盡大地人同入普光明殿，不費纖毫氣力，與黃面老子同坐、同行、同起、同倒，諸人切不可自生退屈。好麼？」良久，驀拈拄杖卓一下，云：「樓閣門開春晝永，大家齊唱太平歡。」

徑山老和尚訃至，上堂。「在今天下具大眼目、真善知識，無如我徑山法叔老師者。允汾昔年行腳，首於靈隱覺場得親爐韝，深受鉗鎚。茲忽訃聞，化緣已畢，於廣陵道示般涅槃，四眾失所依歸，百萬松杉雙徑杳；諸山罕聞繼美，三千樓閣五峰寒。」遂失聲作哀云：「和尚！和尚！詎不念此正宗澹泊、異道崢嶸，識海濤翻、見河雲湧，群迷未度，孰能濟之？小姪飲泣搥膺，苦辭難吐，心香一瓣，聊以酬恩。惟冀乘大願輪，分身遍應，庶不失少室祖花凋瘁、三峰靈葉摧殘，慰我[怡-台+厚][怡-台+厚]，鑒茲款款。」

元日，上堂。喝一喝云：「春風蕩蕩物欣榮，佳氣人人滿面迎，看取千花生碓嘴，太平端不在麒麟。」

付楚林睿首座，上堂。拈起拄杖，云：「拈一機，則機機透脫。」卓一下，云：「垂一句，則句句流通。麗萬象於當陽，耀天光彩；融千差於一智，擲地金聲。越祖超師，順物齊己。正恁麼時，事存函蓋，理應箭鋒，祇合與汝平展，不合與世商量。且阿那箇解身裏出門？」遂擲下，云：「分付今朝首座睿。」

竟陵尹何方、郭茂行二文學請上堂。「山僧自小不曾入學堂，至年十七頓捨世間深重恩愛，出家到今三十年矣，缽盂當枕頭、袈裟裹草鞋，天下名山不忘先跡。腳何似驢腳？隨雲舒卷，接引後機；手何似佛手？撞著道伴，交肩過容易，那肯說生緣？現前諸兄弟誰不是爺娘養底？且道山僧生緣畢竟是甚處？」驀卓拄杖，云：「有讀書人來報。」

值監寺量侍者為眾黃安丐米歸，請上堂。問答畢，乃曰：「拄杖頭擊節扣關，逢人則出；草鞋跟千山萬水，到即不點。誰家灶裏火無煙？下載清風香滿路。」喝一喝，云：「東巖今日大普請，廚庫奔忙，出門鬧彩。檀越信施，船來陸來，豐儉隨家，大非容易。是汝諸人福利門中不得不作一字，兩頭垂尖，斗量不盡，大堤江口、平湖門外，輕重多寡任力而行。祇如前三三與後三三，且道那箇合受人天供養？」

祚西堂楫副寺會典客為眾化柴歸，請上堂。「白蘋之洲，芳草之岸，明月蘆花，不作境看。副寺太無厭生，西堂慣得其便，東家六六成堆，西家九九足算。知客兩片脣皮，動說多多益善，一搕總收來，主賓誰落賺？爾禪流莫須亂人，搬柴一束兩束柴，搬人三轉五

轉，齊放下，真堪羨。且道羨箇甚麼？且喜一冬燒不盡，寒山那管滿頭灰？」

臘八，上堂。「東巖長笑老釋迦，成道當初指臘八，雪山深處枉用心，一睹明星眼皮熱。智慧德相碗脫丘，妄想執著沒交涉，無端開口歎奇哉，敢對眾生漫饒舌。今古同此乾坤，古今同此日月，箇箇不曾眼花，誰來踏你覆轍？」喝一喝，下座。

師五十誕辰，觀察婁公、則山居士、孔月、恒太翁、胡內寧，暨雲杜、竟陵、沱潛、南嘉、齊安，遠邇護法、紳衿、緇素、弟子等普設大齋，請上堂。拈香畢，斂衣就座，云：「囧！只者條通天活路，千聖共行，萬靈同轍，乃古乃今，無彼無此。山僧自出母胎，密之三寸，不曾容易與人道破。今朝承諸護法、宰官、居士、遠邇緇素，以茲辰是山僧五十初度，逼上曲糸木床，要盡娘生氣力重說一轉。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上大人可知禮，四十九年過五十，今朝始因一事長一智，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云：「一華開綻劫前春，千葉芬芳熏大地。」

興化長老睿楚林歸覲，請上堂。驀拈拄杖，卓一卓，云：「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古今天下老和尚，無不以此頂[寧*頁]上一著流通正法眼藏，顯示涅槃妙心，捏聚放開，總由者裏，掉臂因行，乘風起舞，勘盡差別門戶，不落玄妙機關，獨步大方，善能轉智，處處超情越見，頭頭接物利生，八面玲瓏，通身綿密。若是恁麼事，須歸恁麼人；恁麼人既歸，恁麼事必委。」復卓拄杖一下，云：「快意相將振祖風，道無偏隱日當中，操持臨濟金剛劍，倜儻楊岐栗棘蓬。」

天臺澹然和尚八十誕日，觀察婁公就修靜寺設齋稱壽，請陞座。「天臺古佛八旬誕辰，鏡湖文星設齋榮祝，群賢畢至，海眾齊臨，瑞藹祥雲，堆堆疊疊，奇特殊勝，甚非小緣，多因法苑成知己，曾記靈山一會來。故有此以佛祖為標準，而佛祖尊師之老宿；即有此以聖賢歸自己，與聖賢作主之宰官。驀拶相逢，天然意氣，一以堅心智力、一以無礙辯才，夫子鼻孔、達磨眼睛，展拓縱橫，游刃磅礴，提持前佛慧命、揭示後聖紀綱，若杲日麗乎中天，無不被其光照。東巖今日極無邊虛空為口、攝無際江海為舌，稱揚莫及，讚歎何窮？直將須彌山作管筆，信手拈來，向太虛空中捷書箇壽字，直得萬象森羅，一時起舞。」遂震聲喝云：「快看文彩全彰處，寶掌千齡運獨新。」

師至漢陽水洪口，弟子曹炕、法名久問，預為女弟子李氏、法名久信五十初度，請就雙岳菴陞座。僧問：「法不孤起，遇緣即宗，江東西、湖南北，有一句子請和尚舉。」師云：「滾滾長江流不

盡。」僧云：「鐵眼銅睛難覷破。」師云：「陰陰夏木囀黃鸝。」僧進語稍遲，師打云：「欠少你甚麼？」僧禮拜歸眾。師拈拄杖卓一卓云：「無量壽王如來有大陀羅尼門，流出一切清淨妙法，是法平等，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現前諸人果能見色不為色牽、聞聲不隨聲走，自然古岸風生、澄波月現，凡聖賢愚道非物外，陶漁耕稼人在境中，存諸內而寬若太虛，發乎用而明如杲日，亙古如今長年不變，暑退涼初秋香滿院，壽筵同慶贈與伽陀。」復卓一卓云：「霞觴奚借彩輿斟？經案茶鐺歲月深，不出戶庭參佛祖，中中流入是茲心。」

孝子孔興禧薦嚴，請上堂。「真性圓常，正體凝寂，曾無變易，匪可相求。」喝一喝，云：「果能向者裏透脫得去，截生死之根株，離聖凡之窠臼。千差坐斷，了了常知；八面通途，明明不昧。萬象以不見而見，諸法以不聞而聞。不見見而見，見無向背；不聞聞而聞，聞無起滅。塵塵剎剎是箇大解脫門，出沒縱橫，往復無間。且道即今孝子孔興禧所薦先嚴亨衢先生，圓機妙應更於何處顯露？九品蓮中成勝果，十方世界現全身。」

師到江州普潤菴，佛誕日，弟子文行遠、徵遠為母祝壽，請陞座。僧問：「香煙匼匝，花雨繽紛，是慶讚因齋？是獨尊現瑞？」師云：「開五百，桃熟三千。」進云：「一條拄杖扶雙曜，萬里清風匝地生。」師云：「已在言前。」又僧問：「須彌喝彩，寶掌呈祥，正坐當堂，冀垂指示。」師示：「古錦寫迴文。」進云：「而今拈卻風幡句，請師別展透時機。」師云：「一字不著畫。」乃云：「千華現瑞，亙古同春，不涉諸緣，全彰正體。識情莫到處，祖佛於此出生；受用無窮時，聖賢以之成立。包含萬有，衣被群靈，略露風規則珠迴玉轉，放一線道而錦上花鋪，法法自融通，頭頭非取捨，然後兒孫得力，室內閒閒，主伴和諧，眉前秩秩，聲閬婢使是慈悲等心，菩薩奴呼為施忍中事，四思不報，眾德皆圓。」驀拈拄杖召眾云：「看看，山僧拄杖子固是與威音那畔更那畔善來齊庚，今朝四月初八好日多同，到這裏也合著指地指天底為伊因齋慶讚去也。」卓一卓云：「證取金剛無量壽，彩霞嘗蔭抱苓松。」

弟子馬相宇、胡新之請上堂。「德山入門便棒，一人傳虛；臨濟入門便喝，萬人傳實。大丈夫漢一等是踏破草鞋，舉步超東勝神州，退身入西瞿耶尼，回首望北鬱單越，捻拳觸南閻浮提，肯在他人手裏著、口裏轉便恁麼去？直是上曠人稀，數片白雲籠古寺，一條綠水繞青山，不嫌家風冷淡，還來此處向火。」

俞昭允汾禪師住景陵紫芝菴語錄

華嚴道場開啟，本菴功德主周範肅同監院伊潭請上堂。拈香白椎竟，師乃云：「大統綱宗，迢然正句，巍巍獨運，蕩蕩無私，日月未足喻其明，虛空詎能量其廣？一大藏教廣詮密注，盡扯爛葛藤；古今佛祖半舉全提，總弄閒家具。諸仁並肩挨足，簇簇向前，氣宇昂霄，腳跟點地，便好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與我蓋天蓋地去，豈肯有口只堪喫飯？就中要妙，轉處孤危，不立一塵，不捨一法。到者裏，即委靈山奧旨，非可泥言沉默；少室真印，何關杜見絕聞？鬧市裏耳竅洞開，百草頭眉毛榮起，理隨事變，事得理融，物物新機，塵塵活路，同遊華藏性海，共入毘盧道場。潼泉自是故說即無說，知而無知；拄杖子亦不是無知而說無知，故無說即說。適逢華嚴之勝會，快睹紫芝之重興，放一線道與眾露箇音響。」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云：「但知開口易，不覺舌頭長。」

穆峰徐居士，法名道章，三十初度請就家庭陞座。問：「及盡知也，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祇如有意氣時增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底，還許伊開口麼？」師云：「到他家裏，與他說家裏話。」進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作境會得否？」師云：「謾人眼不得。」進云：「因齋慶讚，請師更道。」師云：「葉開五百，桃熟三千。」問：「東湖水滿，良苗蔚然，畢竟承誰之力？」師云：「你每日喫飯穿衣不在空裏。」進云：「實為恩大難酬。」師打，云：「將謂吾辜負汝。」乃云：「群賢畢集，長老陞堂，鼓罷香焚，因齋慶讚，既承道誼慇慇，豈應袖手默默？只得借釋迦老子手中一枝與伊重鋪錦上。」遂舉起拂子，召眾，云：「大眾見麼？」擊一擊，云：「聞麼？聞見分明是箇甚麼？果能於此一立一切立、一成一切成，虎嘯龍吟、珠迴玉轉，遍界無纖毫過患，觸處悉自己光明，日照天臨，雲騰雨致，甚生標格，越樣風流？如是，則可與山僧拄杖子齊肩並躅，頭頭響順聲和，處處形端影直，業大名崇，福圓壽永。且拄杖子更有過人處也無？」拈拄杖，縱橫作舞，云：「長長提不盡，學佛乃知儒。」

鄉紳胡勉齋護法請上堂。問：「伐鼓聲鐘，人天普集，臨濟面門出入底，為食來耶？為法來耶？」師云：「這僧見怪。」進云：「爭奈旁觀者親？」師云：「是甚麼乾矢橛？」僧一喝，師不顧，僧罔措，師便喝。問：「處處綠楊堪繫馬，去即印住；家家門首透長安，住即印。一切總由和尚，舊時車子，要請橫推。」師垂左足示之。進云：「大人境界，果爾不同。」師垂右足示之。進云：「要津把斷，不漏絲毫，露柱藏窼無地，燈籠窺覷無門，選佛場中，還許伊縱橫得路否？」師打，云：「放過則不可。」進云：「煩惱海

中為雨露，無明山上起雲雷。」師云：「三千里外絕淆訛。」問：「好雨知時，點點不落別處，乾曝曝底，和尚還有麼？」師云：「那裏掠這虛頭來？」進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打，云：「知恩者能有幾箇？」乃云：「道不囿方，隨方化行；理無礙事，因事顯用。」以拄杖向前一劃，云：「大眾隨山僧拄杖看，有世界以莊嚴為佛事、有世界以光明為佛事、有世界以香飯為佛事、有世界以音聲為佛事。紫芝者裏譬如閟，終日喫飯，弗曾嚼著一粒米、終日穿衣，未嘗挂上一縷絲，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且以何為佛事？堪忍界中，當以無諍為佛事，諸佛以無諍成一切種智，具正遍知；菩薩以無諍獲無生忍，行諸波羅蜜；辟支獨覺以無諍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聲聞羅漢以無諍得八解脫，不受後有；天人以無諍增長十善；修羅以無諍除其憍慢；一切世人以無諍清淨三業，永延慧命，四大調適，諸根猛利；乃至八難三途，四生九類，草木昆蟲，情與無情，各各以無諍啟解脫門，獲菩提道、隨順覺性，受用無極。所以道：不與一法作對，便是無諍三昧。多三昧中，此三昧最勝。現前諸仁，一一眉橫鼻直，眼裏有睛，耳中有竅，拜言紅日影，緩緩到窗紗，那須翻轉面皮，但請一時證取。」喝一喝，下座。

鄉紳吳晞齋法護請上堂。問：「古者道：遇人即鼻孔撩天。未審遇箇甚麼人？」師云：「釋迦不在先，彌勒不居後。」進云：「和尚誠言。」師云：「躡足進前須急急，執鞭當鞅莫遲遲。」乃云：「田地穩密底，抬腳不起，神通殊勝底，放腳不下，天無門，地無戶，缽盂鑕子，多是囫圇吞卻，拈一放一，這邊那邊，膠盆子相似。」驀卓拄杖一下，云：「山僧久慣管他閒事，與諸兄弟淨潔打疊了，是句亦鏟，非句亦鏟，直下峭絕，通上險峻，不須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信手揭開釋迦老子青蓮華眼，徐步踏斷達磨大師生鐵脊梁，有如是自在，具如是威德，且道畢竟是何三昧？」靠拄杖休去。復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大師直下覷，士曰：『一種沒弦琴，惟師彈得妙。』大師直上覷，士禮拜。大師歸方丈，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師云：「龐家老子好箇本來人，無端走向明白路上，遭他馬大師上覷下覷，迴避稍難，若非別轉宮商，幾至膠拄鼓瑟。馬大師亦自知探頭太過，故爾收身欲速。檢點將來，彼此弄一解險。爭卻我晞齋老居士，一道平懷，胸無宿物？巧則巧於都盧不會，拙則拙至徹底難謾。今朝入紫芝院裏飯僧，食辦擊鼓，眾集撞鐘，山僧幸是尋常見慣，不講聲應氣求，賓主歷然，試彈一曲。」橫按拄杖云：「翕如也，純如也，繳如也，繹如也，不消禮拜歸方丈，相逢自有知音知。若問本來人，十餘年前，有箇跨虎松門，要騎便

騎，要下便下，自云：『擔雪老漢始從天台來，卻往南嶽去，西瀉江頭驀拶相逢，蚤已勘驗過。』潼泉更不必與露柱添眉，取笑識者。」仍靠拄杖休去。

歐陽則明居士請上堂。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齊聞，未審是聲來耳邊，耳往聲處？」師云：「幾與闍黎道理。」進云：「三十年來曾不識，直至于今始得親。」師打，云：「喫棒到驢年。」問：「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因甚麼同眠各夢？」師云：「神前木虎子。」進云：「寸草不生，纖塵不立，是什麼田地？」師云：「小兒不著鞋。」進云：「外不放入，內不放出，其中還有轉身句麼？」師云：「雨下街頭溼，晴乾又少泥。」僧一喝，師便打，乃卓一下，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木魚口裏明珠，吞卻山河大地；泥像手中如意，指揮日月星辰。所以，從觀音門入者，蝦蟆、蚯蚓與汝發機；從文殊門入者，墻壁、瓦礫與汝發機；從普賢門入者，一亙晴虛、萬象森羅與汝發機。」驀拈拄杖，云：「從這裏入者，將甚麼發機？」卓一下，云：「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

信女聶門丁氏、法名廣德，請上堂。問：「鹿門作齋，請疏回向，拈梳插髻，便乃出去，是有所求，是無所求？」師云：「別人口裏討不得。」進云：「今朝作齋底，當於甚處回向？」師云：「好日多同。」進云：「沒弦琴上無生曲，有語分明說向誰？」師打一棒，云：「和煙搭在玉欄干。」問：「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煙塵，眨上眉毛是何境界？」師云：「沒鐙驢子夜三更。」進云：「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師云：「萬里崖州君自去，不妨長作嶺南人。」問：「法幢高建，禪苑重新，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云：「大洋海底鑽龜卜 。」僧拈香，云：「曩謨三漫哆沒馱喃。」師隨聲打，云：「習氣也不除。」乃舉：「六祖慧能大師受道之後，至廣州法相寺，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剎幡，二僧對論，一曰風動，一曰幡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乃前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二僧曰：『願聞其義。』祖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喝一喝，云：「大小祖師，元來小膽，非風動，非幡動，怕不是心動？可惜二僧是法相涅槃堂裏漢，聞與麼說，莽莽鹵鹵，還同天鼓。諸兄弟並非流俗阿師，風動、幡動、心動為你拈卻了，更向甚處見祖師？」

弟子吳福普、蕭福恒、崔福海，同寶參大德，請上堂。「鬧浩浩中靜悄悄，十字街頭石敢當，無人起動；靜悄悄中鬧浩浩，月暈而風，礎潤而雨，芭蕉聞雷長，葵花隨目轉，不靜不鬧，天平地成。」驀拈拄杖，云：「是汝諸人鼻孔眼睛，總穿在者裏，臨危不

悚底近前速道。」眾無出者。師遂卓拄杖一下，云，「萬里白雲未是遠。」

古復鄉紳謝子麟護法，偕緣吳氏、法名岳靜，請上堂。問答畢，乃云：「薰風南來，涼生殿角，四面樓臺映月，萬家煙火炊雲，漁父謳歌，農人荷钁，芳草入謝公之句，黃鶯調叔夜之琴，語密難藏，心真莫測。雖然，意不在言，寧免來機亦赴？」喝一喝，顧眾，云，「有麼？有麼？兩兩三三看玉立，千重百匝轉光輝。」

俞昭禪師語錄卷之三(終)

俞昭允汾禪師住鄂州大洪山寶通報國禪寺語錄卷之四

住北京翊教寺嗣法門人上睿等編

康熙十六年丁巳秋，巡撫部院張公，方伯徐公，遣使持書至雲杜潼泉山，請師中興洪山；三辭不免，於十七年戊午二月八日入院。至山門，云：「施設閒門庭，難道諸方莫越於此？踏開向上竅，盡較新洪山一級地。」

佛殿。「釋迦老子不說說，說得甚顯；迦葉師兄不聞聞，聞得最親。山僧信手拈一炷香，佛法到者裏也要人。」伽藍殿。「正當今日，全藉渠力，有照有用，有權有實。」

公王殿。「至大至剛，惟德是輔。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

祖堂。「是你者一隊漢，將錯就錯；非你者一隊漢，以訛傳訛。」

據室。「勘過了打，有理難伸，別時再來，堪作甚麼？諸人到此，立不得，坐不得。」以手自指云：「若是者漢，別處安置伊不得。」喝一喝。

當日巡撫張公、方伯徐公、雲南巡撫王公、守憲吳公、糧憲李公、學憲蔣公，暨府縣文武眾護法，請陞座。拈香祝聖畢，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輪菴和尚出眾，顧左右問云：「聖凡同聚，賓主歷然。當日三峰恁麼道、靈巖恁麼道，未審和尚今日作麼生道？」師云：「不惜眉毛許近前。」進云：「祇如黃鵠山還肯點頭也無？」師云：「知老弟在靈巖也曾脊背汗出。」進云：「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師云：「作者難瞞菴。」復顧左右云：「大眾！要識先師賓主句，西河師子吼分明。」便禮拜歸眾。乃云：「大道離言，如天普蓋；真機密運，似地普擎。眾生日用不知，諸聖所以問出，德山、臨濟，探頭太過，睦州、雲門，收身欲速。山僧今日遇緣即住，得令隨行，建法幢、立宗旨，以佛祖為標準，與佛祖為師；以人天為梯航，與人天作眼。不解空中著彩，何妨錦上鋪華？歷歷孤明，當陽顯示。諸人幸是人人慷慨、箇箇英靈，寧迷顧鑒之端，肯滯識情之內？妙圓超悟，正在此時。」遂喝一喝云：「誰敢錯誤絲毫？」上首復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次日，巡撫部院暨司道府縣文武諸大護法請開堂。拈護法宰官紳衿請疏：「以我為隱乎？是處是慈氏。吾無隱乎爾，無門無善財。碧天明月下，青嶂白雲來。」拈山門請疏：「賓主歷然，當場展演。沒量大人，語默裏轉。」指法座云：「不自鐙王借來，寶通殿裏本有。平地休去，未免鈍置。諸人更上一層，看有幾多光彩。」遂陞，拈香祝聖云：「此一瓣香，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

萬歲，伏願金輪永御，寶祚長隆，德冠羲軒，道齊堯舜。」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闔省撫部司道文武，現位護法宰官，伏願膺簡在而陟巖廊，則位鎮磐石；副具瞻以居方面，乃功濟維城。處處暢發凡聖宗旨，頭頭擴揚古佛家風。」末上拈香云：「此一瓣香，必有說焉，惟自肯耳。記丙午佛誕，先師退翁老和尚日午從東巖籃輿登洪山大雄寶殿，禮佛周視，感慨係之。值年長老明若，懷香率眾請陞座，會城內外隨喜者萬人，晚然光明幢，命允汾曰：『此處在汝中興。』今歲戊午，允汾果來住此。」遂插香云：「爇此栴檀，用酬遠記。」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諦，觀即不無，山僧有願，不撒沙頂門，具正眼底試出眾相見。」僧問：「今古洪山巨剎，三楚名藍，和尚中興，將說何法？」師云：「滿眼滿耳。」僧云：「若不問過，爭知端的？」師便打，僧一喝，師云：「譬如閒。」斂衣就座。乃云：「形問答，立機境，意句交馳，主賓互換，總是宗乘末邊事。山僧今日也是知而故犯，由為初機，與諸人開方便門，示真實相。」舉起拂子召眾云：「見麼？祖師提不起處提來。」擊案云：「聞麼？諸佛說不到處說出。啟無為之化，行不言之教，高低普應，前後無差，譬如帝力，不棄一民，不謂不知而不容，不謂知之而含育。諸人若也迥絕見知，頓超情量，自然常光現前，壁立千仞，處生死流，驪珠獨耀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天。三界拘繫不得，而常居三界利生；萬類攝授無門，而能為萬類作主。有如是自在，具如是威德，且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萬里山河歸有道，一人端拱賀無私。」復舉：「僧問投子：『如何是一大事因緣？』投子云：『刀司空與老僧開堂。』」師云：「問不違時，答亦中節。若於理上會，者僧謾投子不得；於事上看，投子已是話行。仔細檢點將來，猶涉理事，未為圓通。山僧則不然，設有人問：『如何是一大事因緣？』但向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者裏承當得下、擔荷得行，世、出世恩一時報足。」上首復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立兩序，上堂。舉一手，云：「獨掌不浪鳴。」拍手，云：「兩掌鳴摑摑，隨時任卷任舒，覿體何偏何正？高路世表，下視塵寰，撮大地如陶家輪，移剎海向眉縫裏。如是，則法社幸乎得人，叢林自然增氣，應緣化物，起舞乘風，於以興慈運悲、於以解粘去縛、於以入淨入染、於以越聖超凡、於以廣度眾生、於以承事諸佛，總在諸知識，各就自己本分，依而行之。」喝一喝，云：「還信得及麼？倒跨楊岐三腳驢，黧奴白牯無驚異。」

結制開爐，漢口江善人汝達居士，請上堂。問答不錄。喝一喝，云：「陳爛火種，已見光輝，大冶精金，應無變色，三世諸佛，於

此拈卻炙脂帽子，六代祖師，於此脫卻鶻臭布衫，古今天下老和尚，百匝千重，聯芳續燄。你禪和子十箇五雙，江之南、淮以北，齊、魯、燕、趙、吳、越、閩、廣，總恁麼去，不知踏破多少草鞋。今朝因甚麼風吹到洪山門裏？不肯自棄自謾，稍有些子氣息，洪山斷不把汝放薦蓆厚煖處安排，使汝耽延歲月。」驀拈拄杖，卓一卓，云：「一錘便就，未為性燥，機先得地，豈不慶快？」卓拄杖，下座。

重新佛殿，眾護法檀越請上堂。「選佛覺場，為選佛所以重興；大人境界，遇大人始能顯赫。契物契機，如理如事，洪山古剎，三楚名藍，奇引瀟湘，秀連廬嶽。巍峨廣殿，多年已被塵封；委宛長廊，盡日惟憑風掃。今者時節既至，檀護斯臨，土石為之發光，草木亦當稽首，頓使煙霞烜彩，梵宮高峙層霄；金碧流輝，鴻業永垂勝壤。山僧安能伸頌萬一？」遂喝一喝，云：「古寺緣逢此日新，聯翩錦繡露天真，願將補袞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復喝一喝，下座。

佛殿，上梁，陞座。「天清氣朗，水闊山高，好日多同，巨梁陞起，祝一人無疆之壽，開十方選佛之場，法苑增輝，禪宗不墜，此皆我大中丞、大方伯與闔省文武宰官護法，不忘靈山付囑，種智圓明，勝心堅固之所致也。是以，一佛出世，多佛讚揚；一華敷時，千華圍繞。見聞歷歷，主伴重重。山僧忝居斯席，不覺乘風起舞，有一句子蓋地蓋天，曷惜張口吐向人前？」遂震聲一喝，云：「巍巍寶殿雄三楚，赫赫成功永萬年。」

竟陵死心吳道人、一念胡道人設齋，請上堂。「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洪山九間佛殿、七間僧堂，行也任你行，坐也任你坐，東廊上上，西廊下下，人境虛閒，家風疏淡，二六時中一切事，上無你左遮右掩處，亦無私衷與你說底禪道佛法。諸仁在此，高挂缽囊，直須是雪上不怕加霜，放捨從前護惜，取箇徹頭，忽然風吹石裂，冷灰豆爆，便見缺齒老胡一場話墮。」

度僧，竟陵女弟子法名廣德，請上堂。師喚，第一位沙彌近前來，沙彌近前，師云：「汝名甚麼？」云：「某甲。」師云：「過左邊立。」喚第二位沙彌近前來，沙彌近前，師云：「汝名甚麼？」云：「某甲。」師云：「過右邊立。」乃召眾沙彌，沙彌齊舉首，師云：「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崚層，丈夫意氣。佳作仁，士尚志，禮之用，和為貴，識取自己本名，箇箇爭先及第。洞庭無蓋，缽盂無底，勿以小緣，妨於大事。」遂喝一喝，云：「山僧苦口更叮嚀，不妨又是從頭起。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良久，云：「可知禮也。」

佛誕日，雲南巡撫王公請上堂。師陞座，拈香畢，就座，高聲喚：「維那[妳- 女+口] ？」那云：「在。」復喚：「監寺[妳- 女+口] ？」寺云：「在。」師云：「今日是如來降誕之日，灌沐金軀之時，汝等各各眼親手辦，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一總謾你們不得，更要山僧潑郎潑賴作麼？雖然，有大檀越慣於好日生懽，定然慶時納祐，炊香梵宇，齋惠緇流，釋迦老子已是滿面增光、洪山野僧亦且隨列得益，你諸人還識隨隨三昧麼？欲知千古意，豈惜一盆湯？」

巡撫部院張大護法壽誕，司道眾宰官修建延生道場，請陞座。卓拄杖，云：「古剎雲興，至人岳降，方外乾坤獨露，域中正體全彰。大野風清，當空日麗，伐鼓聲鐘，誦經禮懺，一一眼所共見，耳所共聞，天之普覆，地之普載，日之普照，月之普臨，風之普吹，雨之普潤，森羅萬象，明暗色空，一切諸法，無不是自己般若智光發現處；治國齊家，修身誠意，經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無不是自己金剛妙心圓轉時。行住坐臥，語默動靜，接物利生，隨根授道，何理不契？何事不成？何德不周？何恩不報？故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又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爾諸禪德異口同音誦到者裏，山僧陞座舉到者裏，木上座從旁忍俊莫禁，也要道一句子，普應來機。」遂拈拄杖，卓一下，云：「了然一句該全藏，壽量無邊福聚高。」

端午，上堂。「今朝五月五，佛法同遍普，江漢關龍舟，震天槌畫鼓，高樓縱笙歌，遶岸盈士女，水上卓紅旗，艾人騎艾虎，蝦蟆不出頭，將謂眾生苦，主中賓，賓中主，眼裏塵沙，耳裏土。」喝一喝，云：「爭先奪取錦標回，孟八郎漢真莽鹵。」

開爐，張成之居士請上堂。「冬令當行，落葉打窗粗裏細；天寒水肅，冷風吹帽正中偏。齒牙敲磕處，一字元無；父母未生前，三心莫得。大家在者裏，有甚別商量？洪山爐冶新開，抑不獲已，要使諸人脊背汗出，箇箇光揚宗眼。若是躍冶之流，不祥莫甚。眾中有本色赤純底，快就山僧好手。」卓拄杖，下座。

竟陵吳晞齋老居士七十壽誕，請上堂。「日月星辰繫於天，而天不高，江河淮濟注於海，而海不溢；草木叢林發於地，而地不厚；耳目手足見於身，而身不大。眾生雖迷無二心，諸佛雖悟無二道，明如杲日，霓若太虛。以之修身，即以之齊家，以之利己，即以之導物；以之報君親，以之教子弟；以之廣慧命，以之敦福基。言無展事，玉轉珠回；語不投機，川流岳峙。頭頭非取捨，處處弗張乖。大眾！洪山與麼播揚，出我口，入你耳，躍然者多多益善。畢竟躬行君子，誰是其人？」良久，云：「晞齋壽量方無極，豎點庭前柏子頭。」

度僧。本寺新戒可解、八佛菴新戒純心、小塔寺新戒蒼湄，請上堂。「身中有生老病死，念上有生住異滅，國上有成住壞空。此十二種事，亦能迷卻天下人，亦能悟卻天下人。亦能鈍置古今人，亦能轉移古今人。若是倚他門戶靠他牆，空拳指上生實解底，決不能獨脫無依、翛然自得。汝諸佛子，既已割愛辭親，出家學道，光剃頭淨洗足，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地靈步步雪山草，病者仍舊病在膏肓；僧寶人人滄海珠，貧者依前貧徹骨髓。直須奮決烈之志，啟特達之懷，向父母未生前眨上眉毛，一眼覷透，此十二種事只是一法，一法亦無可得。於無可得處，瞥起繁興大用，則缽盂倒覆乾坤，拄杖橫擔日月，腳腳踏著實地，口口吞盡虛空。說外那有絲毫行不盡底，行外那有少許說不盡底。用心若此，則何恩不報？何德不圓？」遂震聲喝云：「依而行之，所作已辦。」

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內不住受想行識，外不著聲香味觸，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眾緣，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喝一喝，云：「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

上堂。「蘇州人言在，紹興人說動，武昌人相唾這箇臉，漢陽人厮罵我怕你。大眾！且道山僧是何處人？開口便打。鄉談畢竟是甚語話？」喝一喝，云：「平生肝膽向人傾，相見還如不相識。」

授比丘戒，竟陵死心吳道人、一念胡道人設齋，請上堂。拈起拄杖，云：「不離真際，建一切剎，南山起雲。」卓一下，云：「不壞假名而談實相，北山下雨。點翻聖凡窠窟，拔脫生死根株。日星河嶽，節義文章，不語怪力亂神，久絕意必固我。孤峰頂上豎卓橫眠，中心樹子無搖；十字街頭帶水拖泥，掣顛風骨全露。纔與麼便不與麼，缽盂當圓枕；保解脫更別解脫，袈裟裏草鞋。有事則上令下從，閒行亦小出大遇。過溪度嶺，撥草只要蛇驚；拄戶搘門，打地自然賊走。長長在手，往往如斯。得益人時且益人，非關己事何關己？」遂喝一喝，云：「諸比丘能持否？爾衲僧休莽鹵，傳法度迷情，吾故來茲土。」復卓拄杖，下座。

上堂。「日日日東上，日日日西沒，頭上是天，腳下是地，眼臨綠水，背靠青山，人人道我會也，仔細看來，十里大王相似。忽若拽取占波共新羅關額，南辰與北斗交參，掀翻澥嶽求知己，撥亂乾坤見太平，又作麼生商量？」拈拄杖卓一下，云：「明眼人難瞞。」

上堂。「飯籮邊，漆桶裏，金不博金，水不洗水。諸仁在處參方，佛祖如生冤家。月裏走金烏，可惜許迅速光陰，還打得箇翻車筋斗，到梵天去麼？苟或放膽不來，缽盂鞋袋免勞攤出，箬笠炊巾擲向一邊，也無外遺世界，也無內脫身心，為無為，益無益，梯航九有，津濟四生，萬般此道，一信前緣，任運騰騰，惺惺到老。眾中

若有難謾衲子衝前云：『某甲何人？』洪山拄杖子未免惡發，不信自己，好怪得他。」
弟子曹思贊、法名久依，請上堂。「今朝臘月中，已到大寒節，江河有凍痕，地皮多折裂。陜府鐵牛，不行心處路；嘉州大象，靡蹈聖凡轍。物外無為僧，蒙頭一布衲，忘卻祖師禪，有口真閒煞。旭口照高林，爛爛黃金色，開門看遠山，忽至一檀越。謂是久皈依，禮拜勤請法，行者即聲鐘，拄杖忙拖拽。欲將如意珠，換卻止啼葉，圍遶數百人，知伊徹未徹？頓時沒思量，教我如何說？」拈拄杖，卓一卓，云：「消息春風近欲來，糝花枯木重新活。」復卓一卓，下座。
天臺澹大師至，上堂。問：「善來文殊，赤心片片，家貧難辦素食，和尚將何款待？」師云：「煮茶山下水，燒鼎洞中樵。」進云：「青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還充得頭供養麼？」師云：「不妨多處添些。」進云：「分明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師云：「彷彿山家風味在，不煩裝點恰清華。」乃舉：「金陵寶誌公令人傳語南嶽慧思禪師曰：『何不下山教化眾生，目視雲漢作麼？』禪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眾生可教化？』」師云：「是何言歟？寶公眼裏有筋，思大舌頭無骨，一雙腳能上不能下，一張口能吞不能吐，爭似我植聖大師，獅筋、象骨，鶴貌、雲心，嗒焉似忘其偶，窅然莫測其涯，上山也是伊，下山也是伊，吞盡也得伊，吐出也得伊，圓如明月珠，寧留滯跡？利似金剛劍，難犯全鋒。千峰頂上著足，卻在十字街頭垂手，十字街頭相見，卻在千峰頂上說話。今朝光賁洪山，實情，慶幸，嫩草承趺坐，長松響梵音，昔年遊履處，歷歷總記得。山僧素承愛教，敢忘提攜？鄭州梨，青州棗，別地果實；雲門餅，趙州茶，從上餿殘。總總不成供養，只得將缽袋裏所藏一品，聊呈漆器，非大師知我，鮮有不唾而擲之者。」遂抬手，云：「囉邏招囉邏，哩囉邏。」搖顧左右，云：「且道是甚物事？成家當日原無物，知味今朝只有師。」便下座。
為徐太夫人本淨道人對靈小參。拈拄杖，云：「金剛寶劍，截結使纏縛之憂。」卓一卓，云：「般若智光，破生死昏迷之暗。修短、夭壽，出沒、縱橫，何去、何來，離名、離相，迥絕依倚，放之自然。苟能一念不落諸緣，便可多方隨流認性。鳥啼無關花落，水綠詎礙山青？密密綿綿，惺惺歷歷，既歸根以得旨，宜就位而轉身。且道：即今孝子徐尊顯，迎請山僧陞座說法，以資先慈本淨道人高超三界，獨步大方，覿面相親，可曾見否？」遂喝一喝，云：「撒手到家人不識，九蓮開合自莊嚴。」

竟陵吳太夫人死心覺道人七十壽誕，請就湖亭陞座。「靈機密運，妙智無私，一句當陽，萬仞壁立，迥超物表，透出形聲，高於天而生天，厚於地而育地，即眾生境界中，作不思議事，向塵勞窠窟裏，放無畏寶光。」曖顧大眾云：「總是箇娘生面目，三百六十骨節，巍巍卓立，八萬四千毛竅，孔孔洞彰。一日十二時，一歲十二月，陰陽寒暑、語默動靜，種種三昧，皆吾心之常分，非有假於他術也。今朝東湖園庭有齋，乃吳太夫人本覺道人七十誕辰，飯僧營供，特請山僧陞座說法，利益一切。洪山口門闊大，已如實說了，現前諸仁復云何讚歎？苟或讚歎不盡，無量壽王如來從山僧舌本上湧出全身，重伸其義，汝等諦聽，善思念之。」遂震聲一喝云：「百年三萬六千日，日日日頭東畔出，六根門頭常放光，各各具有大威德。」復喝一喝，下座。

中秋，上堂。舉：「馬祖、西堂、百丈、南泉翫月次，祖云：『正恁麼時如何？』堂云：『正好供養。』丈云：『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祖云：『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師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正恁麼時，馬家父子看即有分，其奈老簸箕不耐閒情，教人捏目，引出者一隊弄光影漢，說好供養，掉棒打月；說好修行，水中撈月。兩個既然漏逗，一箇又更懺懶，拂袖便行，猶存護惜。道經入藏，禪歸瀣，惟有普願獨超物外，大似憐兒不覺醜。洪山今日中秋，門戶未致寥寂，亦不要好供養，亦不用好修行，但搭得幾箇雲門餬餅，烹得數碗趙州濃茶，大底大圓，小底小圓，有功者罰，無功者賞，諸人拂袖便行，總與本分草料。」

打七，上堂。「大事未明，如喪考妣相罵，饒你接嘴；大事已明，如喪考妣相唾，饒你潑水。拈卻缽盂、匙箸，喫飯不得；併卻咽喉、脣吻，出氣不得。諸人也沒量罪過，山僧也沒量罪過，拄杖子也沒量罪過。」遂拈起拄杖，云：「罪過深，復何憑？提來勝得豐城劍，報盡人間兩不平。」下座。

上堂。「好諸和尚子，千山雲靜，遍野風清，掃門葉下舊林堆，對客泉飛深澗響，箇箇抱荊山之壁，人人懷滄海之珠，斡旋佛祖樞機，提掇衲僧巴鼻，透頂透底，亙古亙今，即有為而顯無為，借俗諦而見真諦，不遺一物，不立一塵，咸承此箇威光，特示大人境界。」乃鼓掌三下，云：「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原來總是歌。」

上堂。「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者樣說話，直是好笑。」舉：「世間人眼睛鼻孔最親最近，喜則滿面生光，怒即雙眉陡豎，開口未全拋，舉意便知有。好所好，碓嘴生華；惡所惡，佛面百醜。阿那箇是無心者？」驀指露拄云：「你是腳跟點地底，

近前來，解開胸懷道一句看。」良久，自摑口云：「幾令教壞人家男女。」
比丘湛源薦親，請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成體。要識此源麼？」以拂子作流水勢，云：「不離當處嘗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要識此體麼？」擊禪床，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澄澄絕照，凜凜孤危，本生父母，處處逢渠。現前諸人，莫不是爺娘養底，未必鐵打心肝，因甚全忘奉重？山僧慈悲之故，與你直截提撕。」遂拈拄杖，卓一卓，云：「為人子，止於孝。」
諸山師友見訪，請上堂。「與麼來者，風生百谷；不與麼來者，水肅千江；與麼、不與麼來者，日照寒光澹；不與麼、與麼來者，山搖翠色新。」拈拄杖，卓一卓，云：「者裏捱開線路，便見自他一致，賓主互融，以白雲為蓋，以流泉作琴，松間石上，不妨舉古論今，水際山顛，豈礙拋沙撒土？會心處，萬象開顏；點頭時，森羅起舞。敢問諸仁，畢竟其中事作麼生？」良久，云：「謾說人情如太華，人情難比道情高。」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云：「心不是佛，佛與心俱非。」又卓一卓，云：「智不是道，道與智俱遣。山門外，石幢子，雨洗風吹青又黃，猝然討他頭鼻不著，祇如缽盂，口向天露，拄腳踏地，從來不曾轉變。你道又成得甚麼邊事？」喝一喝。
俞昭禪師語錄卷之四(終)

俞昭允汾禪師住齊安天臺山赤城禪寺語錄卷之五

住北京翊教寺嗣法門人上睿等編

示眾。「赤城這裏，峰巒峻異，鳥道虛玄，虎嘯幽巖，猿吟古木，白雲為蓋，流泉作琴，風回清曉之松，露滴中宵之月，見無見色，聞無聞聲，一味蕭然，何可趣向？是汝諸人，江東西、湖南北，大屋寬堂稱眼皮草慣了，更恁千里萬里、跛跛挈挈，來此圖箇甚麼？」喝一喝，下座。

示眾。舉：「無著往臺山禮文殊，殊問：『大德從何方而來？』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眾？』著云：『或三百，或五百。』無著卻問：『和尚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著云：『多少眾？』殊云：『前三三，後三三。』」師云：「大小文殊，自家山裏人也分疏不落，直恁訛言亂眾。」驀顧眾云：「此間莫有從南來者麼？試與文殊作主。」

示眾。舉：「白雲端和尚上堂云：『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透，方知自己便是鐵壁。且道如今作麼生透？』乃云：『鐵壁，鐵壁。』」師云：「鐵壁，鐵壁，自己不識。轉得身來，未有棒喫。」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一言半句，我也弗惜。」

示眾。舉：「僧問風穴：『如何是清淨法身？』穴云：『金沙灘頭馬郎婦。』」師云：「揚帆出帝都，草木盡扶蘇，春色無高下，誰人入畫圖？」

示眾。舉：「仰山一日指雪獅子云：『還有過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但與推倒。』雪竇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能扶起。』」師云：「大家弄箇雪獅子，彼此機關無可比，登山到頂不知休，入海更須窮到底。」

示眾。舉：「雲門上堂云：『釋迦老子與天帝釋在中庭裏相爭佛法，甚鬧。』」師云：「三千條罪，國有憲章。釋迦老子何故與天帝釋在中庭裏相爭？雲門大師雖然詣實指陳，爭奈人天眾前未肯斷他勝負？赤城今日法堂上，將這一段公案對眾為伊結絕。」驀提拄杖云：「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伊。」擲下拄杖。

示眾。「今朝五月十五，平地三尺洪雨，拄杖忽化為龍，一口吞盡佛祖。有不惜性命底，與我活捉將來，敲骨取髓，管你無咎。」乃攛下拄杖，一眾定動。師云：「柴也愚，參也魯，見義不為，何勇之有？」

示眾。舉：「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山云：『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僧云：『說得底人在甚麼處？』仰山推出枕子。溈山聞，云：『寂子用劍刃上事。』」師云：「昨夜三腳驢，踏破虛空背，萬象盡喫驚，露柱猶瞌睡。」喝一喝。
示眾。「諸方三百五百，說禪浩浩地，言多去道轉遠，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喫？昨日雨，今朝晴，東谿牽犁，釋迦不先；西溪拽耙，彌勒不後。水牯牛瞌睡，也未曾打箇擔版漢。豈有閒工夫，門前交腳坐？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驀拈拄杖擲下，云：「分付與直歲。」
示眾。「世問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法身自在圓通，出入山河無間。」師云：「勘破了也。或云：『勘破後如何？』但向道：『誌公不是閒和尚。』」
示眾。舉：「蓮華峰祥菴主拈拄杖示眾云：『古人到這裏，為甚麼不肯住？』」眾無語，自代云：「為他途路不得力。」復云：「畢竟如何？」又自代云：「椰櫪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師云：「我本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示眾。舉：「雲門道：『若說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是燒楓香供養你；若說佛說祖，是燒黃熟香供養你；若說超佛越祖之談，是燒餅香供養你。皈依佛法僧下去。』」師云：「雲門老漢口似鼻孔。」
示眾。舉：「道吾和尚云：『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大慧和尚云：『高在絕頂，富在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師云：「二大老，一人放憨，一人亂走。赤城若也撞見，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示眾。「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群蛇，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你諸人三十年破草鞋，穿一雙，提一隻，亂踏向前，暫時岐路便千里萬里。近日世界不好，賊是小人，智過君子，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磨？」
示眾。舉：「臨濟一日同普化赴施主齋次，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床，濟云：『太麤生！』化云：『這裏是甚麼所在，說粗說細？』來日又同赴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床，濟云：『得即得，太粗生！』化喝云：『瞎漢！佛法說什麼粗細？』濟乃吐舌。」師云：「兩箇無慚愧漢，食到口邊，祇宜隨分，卻乃鼓粥飯氣以較精麤，已是不著，便是汝諸人，更作佛法商量，彼彼有何利益？」
示眾。「雲山聚會，意為平生。十箇五箇，兩道行纏。走上走下，被他諸方，甜唇美齒，說作配當。旦旦而鳴，宵宵而語，這邊那

邊，玄會妙會。徹與不徹，到兼未到，幾曾踏著正脈？赤城不惜好手，為諸兄弟一舉。」豎起拳云：「這箇因甚喚作拳頭？」眾擬對，師云：「槌折你腰。」

示眾。舉：「趙州和尚至桐城縣，投子出山，途中相遇，乃逆而問云：『莫是投子山主麼？』子云：『茶鹽錢布施將來。』州先歸菴中坐，子後攜一瓶油歸，州云：『久嚮投子，到來，只見箇賣油翁。』子云：『汝祇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云：『如何是投子？』子提起油瓶云：『油！油！』」師云：「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

示眾。「三世諸佛骨髓敲磕將來，有漏芿籬，無漏木杓。六代祖師眼睛突出難辨，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列在三條椽下，有什了期？狗脊坡頭，老鴉線斷。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尚有人不放伊過，鬧市裏一箇兩箇。君往西秦，我之東魯。」

示眾。「古路少人行，孤峰無宿客，後會罕逢，南嶽讓和尚、嵩山安國師，往來不易，在天，天中尊、在人，人中尊，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衲僧到此便道，不妨我東行西行。忽然暗地裏撞著露柱傍人，直喚你作瞎漢，你心還甘也未？」

示眾。「至孝是重華，老僧有過，闍黎須知：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為甚麼平地喫交，都扶不起？」一僧進前云：「和尚年尊，某甲無氣力。」師打一棒云：「不可教老僧自倒自起也。」

示眾。舉：「南泉上堂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語。臥龍代云：『和尚屬某甲去也。』禾山云：『是何道理？』趙州云：『明年與和尚作領布衫。』雪竇云：『別處容和尚不得。』」師云：「日中則市，爭之不足，退一步看，南泉未免叫悔。何故？不見道：從來滯貨沒人爭。」

示眾。舉：「龍濟云：『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師云：「纔得南收又北征，長安道上未停兵，從前汗馬功無惜，只要重題蓋代名。」

示眾。舉：「大愚上堂云：『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師拈拄杖顧眾云：「我不敢輕於汝等。」眾擬思，師一時趁下。

示眾。舉：「雪峰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峰便拋下，僧方擬取，峰便踏倒。歸，舉似長生，乃云：『我今日踏者僧快。』生云：『和尚替者僧入涅槃堂始得。』峰便休去。」師云：「者僧若不是鐵作脊骨，幾乎兩段不同。長生擬扶這僧，怎奈陷人以死。赤城飯後普請，東山西嶺青，一一束縛歸來，置之閒處，敢有一人動著，藤條未到折在。」

示眾。舉：「楊岐老祖上堂云：『楊岐乍住屋壁疏』」，師云：「七穿八穴。『滿床盡布雪真珠』」，師云：「少賣弄。『縮卻項』」，師云：「笑多哂少。『暗嗟吁』」，師云：「只道得一半。『翻憶古人樹下居』」，師云：「又恁麼去也。」
示眾。「佛法無多般，今朝甚好雪。林下何曾見一人，千溪萬派舌頭結。納子自難謾，老胡猶隔絕。赤城爐燄中，不用茱萸橛。掉向牆南，寧免眼熱？」
示眾。舉：「興化謂克賓維那云：『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云：『不入這保社。』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云：『總不與麼。』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饌飯一堂。』次日，化自白椎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師云：「出院罰錢作者知，失便宜處得便宜，如今四海波濤靜，塞北江南不著伊。」
示眾。「潼泉一路，瀑水千尋，放卻擔簦，截流相見。乾坤把定不把定，日月放行不放行，一種平懷客，是主人相師。若祇愛佛念法，有少希求，三回兩度，轉見不堪，雖叨香積之餐，難下陳蕃之榻。」
示眾。「少室峰高，洛陽城古，天台僅有，南嶽絕無，明月炤見夜行人，草鞋祇栽三箇耳。大丈夫漢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喝一喝，云：「相隨來也，潼泉與你一碗茶喫。」
示眾。「不知日月之大小，不知時分之延促，這漢本是山中人，不省人間事，灰頭土面，聽與麼過。諸德到處經冬度夏，一口針、三尺線，長年在手裏，衲衣下事，究竟如何？脫體道將來，許你裁長補短。」

機緣

師豎起竹篦，問僧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云：「開口見膽。」師張口云：「山僧開口也，你見底膽聱？」僧無語，師便打。
師問僧：「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僧云：「總瞞他不得。」師云：「眼在甚麼處？」僧擬議，師驀面一掌，云：「何不道：與鼻孔為鄰。」
眾參，師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一僧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一僧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一僧云：「正是時。」一僧云：「火裏蜘蟟吞大蟲。」師云：「德山令行，並須瓦解。」

師垂問：「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未是好手。飯是米做一句，作麼生道？」一僧云：「金牛不是好心。」師云：「過在甚麼處？」僧無語。師云：「少。」問：「聞版聲，不得赴堂。」飯頭從傍云：「蒼天！蒼天！」師云：「你自手作底，何得叫冤叫屈？」頭亦無語。師云：「勞而無功。」

師垂問：「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自己胸中流出一句來。」一僧云：「展。」一僧云：「切。」師云：「前者落節，後者拔本。」復一僧出，擬進語，師即以手掩其口，云：「路不拾遺。」

師出山，適雨下，問眾云：「天晴不肯出，直待雨淋頭。即今雨下也，不涉泥水，道將一句來。」一僧云：「和尚前行，某甲後隨。」師便起身，拈拄杖，僧罔措，師打云：「將謂我蓋覆得你。」

師喚僧，僧應諾。師云：「此去漢陽不遠。」

師問僧：「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你本來面目？」僧云：「風從華裏過來香。」師云：「隔。」僧擺手云：「灑灑落落去也。」師云：「他時方信路行難。」

僧參，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無語，師云：「已後不得學老僧。」

師問一居士：「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士云：「和盤托出大家看。」師便打，士擬議，師又打，士作禮云：「學人到者裏，卻沒奈何。」師云：「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

師問僧：「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僧一喝，師云：「能老能大，當門無齒。」僧又喝，師打云：「果不關風。」

師問僧：「萬法如何歸一？」僧云：「學人自來不曾離和尚。」師云：「畢竟一歸何處？」僧無語。師云：「全靠山僧不得。」

師問僧：「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僧云：「僧堂前，佛殿後。」師云：「如何是你出身處？」僧云：「露柱燈籠。」師云：「好箇師僧，被露柱燈籠吞卻。」僧云：「和尚莫錯會。」師打一棒，云：「你更錯會。」

師下堂，一居士出，師擲拄云：「道！道！」士云：「不道。」師云：「不用不道。」士云：「牆壁有耳。」師拓開，云：「將謂你是箇俗漢。」士云：「平地起波瀾。」師云：「到山僧袈裟角下也未？」士擬議，師便打。

僧問：「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學人到這裏，為什麼去不得？」師云：「春無三日晴。」僧云：「大似水長船高。」師劈面一掌，云：「消得龍王多少風？」

師下堂，問一居士：「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你本來面目？」士云：「半夜日頭紅。」師云：「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師下堂，僧出，師搦住問：「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僧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師云：「因甚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僧云：「金色頭陀解破顏。」師云：「未在，更道。」僧云：「正是某甲放身命處。」師云：「鉤在不擬之地。」

頌古

汾陽昭禪師上堂，謂眾云：「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智；五、同遍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云：「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遍普？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現在不可久立。珍重！」

廚庫三門同一質，露柱開口笑燈籠，春光不耐床頭撿，曉起臨窗抹日紅。

大事難將瑣細陳，謝家郎不在漁津，白雲日抱青山走，眼裏無筋一世貧。

放過前三與後三，雲山海月總同參，雖然不展吹毛利，六月嚴霜滿口含。

真智無生擬即差，紅爐燄上雪飛花，鬼家活計焦頭額，大用臨機辨作家。

東山西嶺同遍普，須彌槌打虛空鼓，火燒松樹勢如龍，奇怪石頭形似虎。

珍異無驚同具足，拈來瓦礫盡黃金，當門莫插垂絲柳，恐惹千條萬緒心。

即當生緣同得失，帆迴九面看衡湘，怪來一夜西風惡，擲去蘆花淺水旁。

生殺權衡得自繇，霜花飛滿一天秋，月明江上人無影，濯濯寒光射斗牛。

犬吠驢鳴六不收，同音吼處沒來由，年來雙耳龍鍾甚，聽事無心聽水流。
黑漆屏風石磊磊，松蘿亮樀玉珊珊，東西南北門相對，同得入時兩被瞞。
汾陽老，汾陽老，西河說法天寒蚤，果然面目得人憎，濟上綱宗盡底倒。(總)

嘯堂和尚塔銘(併序)

師名允汾，字俞昭，嘯堂其別號也。出竟陵吳氏，父品，邑諸生。母許，早寡。長齋奉佛，日課蓮經。師每侍側，拱而聽。有所感，發誓為僧，以酬高厚。母首肯之。族人皆以為不可，強之娶。至年二十喪偶，獲遂初志。投郢州蓮臺寺玄萃法師薙染。尋詣沱潛法雲社，從三昧律師受具。遭世喪亂，隱荊南之玉泉山，學經論三年。一日，閱《法華》，至火宅喻，有大白牛，肥壯多力，行步平正，其疾如風。疑甚，就一老宿質之，是何物而行步平正，其疾如風耶。老宿叱之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師茫然莫識其旨。老宿復顧謂曰：「博通三藏，尚落筌蹄。聖心未通，難脫生死。汝器識沉邃，天資粹美。南方禪宗大盛，何惜一緉草鞋，了茲大事乎。」師念老宿語非徒然，遂發意南詢。過里門，值母疾革，留侍湯藥。畢後事，乃腰包而行。至漢口，值圓鑒居士耿玉齊，適有兵備台海之命。片言投契，邀與同舟。抵武林，首參靈隱禮和尚，問以佛法大意。禮握竹篦便打，師不薦。因渡錢塘，將別參，時庚寅春也。適退翁先師赴台州天寧之請，遇於旅次。師具威儀入見。翁問曰：「大德擬何往？」師曰：「天童雪竇。」翁曰：「將何所求？」師曰：「求了生死。」翁曰：「即今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法法現前，各不相借，作麼生說箇了底道理？又喚甚麼作生死？試語我。」師乃再拜，求指示。翁曰：「途路中無暇為汝說得，且隨我去天台，許多山水也不惡。」師自是得與籌室，每有咨問，翁即憑陵曰：「我這裏無一字挂他齒頰，苦要向人口裏討甚麼？漆桶速退。」曾不少假辭色。師以己事未明，復遭詬罵，殊憤憤不樂。辛卯元日，會同參八九輩起精進七，師亦與焉。午後，值翁下堂，師近前作禮，翁便打，師擬伸問，翁又打，曰：「汝儗作佛法會耶？」師於言下灑然領旨，遂拈古詩作投機頌曰：「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扁舟已過萬重山。」翁笑曰：「我助汝喜，子今得達故鄉也。」一日，翁上堂，師出問曰：「昨日有人從淮揚來，報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直得世醫拱手，敢請別選官方。」翁曰：「事久多變。」師於地上拈一莖

草，曰：「祇這箇，黃檗可為鄰。」翁曰：「草本不勞拈出。」師曰：「黃連未是苦。」翁打，曰：「辛辣底且隨分用些。」師顧眾曰：「若不是這老漢，怎下得這副手腳？」從此機鋒穎脫，號稱嚙鏃。歲丁酉，廬山乾明虛席，翁命師往，師欣然而行，瓶盂杖履猶夫在眾日也，山中耆舊翕然稱之。未幾，轉黃安之赤城天臺，嘉魚之夏田廣賢，又轉京山之潼泉，景陵之紫芝。卞孝旨居士同今江南廉憲令之創東巖精舍，延師為第一世。時退翁先師有浮湘之行，過鄂渚，眾請說法於此，遂額其堂曰「同真」，以表師資道協。楚撫大中丞張公朝珍，藩伯徐公惺，欽師道範，專使齎書至潼泉，往復者三，必欲得師中興洪山寶通禪寺，將併甲乙為十方院。中丞殫心區畫，堂搆維新，寺所宜有，無不畢備。武昌乃楚之都會，地當衝要。時朝庭方問罪湖南，兵馬絡繹，惟師宴然無營，虛懷等視。上至節越方鎮，下至輿臺隸卒，見師慈氣薰人，愛語導物，無不投戈膜拜而去。至庚申正月五日，示微疾，乃謂左右曰：「老僧知得，汝輩不知。」乘小肩輿，遍辭檀護。二月八日，為先師生忌，燒香設饌，併上歷代祖供訖，遂移居東巖別室，據座，索筆，書一偈曰：「世間憎愛關芳菲，底事何曾善赴機？要識洪山真旨趣，臨行但聽雪花飛。」至十三日，泊然長逝，門外果雪深三尺。遠近駭異，謂師真不測人，乘願再來，橋船末世者也。師世壽五十有九，僧臘三十有八。門人上睿、理祚等，奉師全身塔於京山潼泉之東南隅。以予與師同門中交契最深，睿公不遠三千餘里，來乞塔上之銘。予謹按其歲月，編次其行事，序而銘之。銘曰：

師誕於楚，　祥鍾延陵。　母氏聖善，　俾從大僧。
慧刀裂綱，　玉泉扃戶。　習學貫花，　荊門獨步。
露地白牛，　如風旋轉。　心忽生疑，　是稱勇敢。
老宿者誰，　弗彰名字。　特為指南，　其志以肆。
靈隱發機，　靈巖脫韝。　臨濟來源，　特明授受。
出領乾明，　匡廬雲曉。　法鼓一撾，　佛日杲杲。
江漢風高，　湖湘化溥。　歸根無口，　萬物皆我。
洪山再開，　勛居元席。　師示大公，　人難企及。
雪花飛彩，　冰燄騰輝。　藏身無跡，　用告真歸。
落落團團，　黃金充國。　潭北湘南，　千秋永式。

時康熙歲次丙寅秋月　　前住三峰靈巖同門法弟華山曉青謹撰

重修洪山寺疏

鄂渚形勝，湘澤通都。峰壑濛洄，古剎環錯。東接方域，十里洪山飛翠靄；西臨漢水，千層寶塔放光明。在昔紫殿浮煙，青艭與丹霞競采；於今斷垣叢莽，野鴿共饑烏亂啼。遂使歷世壯觀，永歎緇塵浩劫，綠禾遍隴頭。

大中丞爰命勸農之駕，青楓盈道，左群屬吏，趣承問俗之蹤。撫景動心，感通冥契。憶漢宮宵夢，曾對丈六金身；追梁代芳規，適符四八弘誓。始知真佛子，定屬大宰官。念茲講堂風微，梵王徘徊而不下；何當剎竿日暖，釋帝躑躅以言歸？余負質鈍蒙，勞形塵鞅。頹煙寒雨，空賦曩哲招提之詩；畫棟朱甍，敬遵大人布金之願。欲開大乘福地，端藉禪宿耆賢。夙聞武昌洪山左側，東巖俞昭和尚，承源鷲嶺，振錫精藍。白石清泉，久已鑿山開道；法幢方丈，時欽杖策登峰。緬懷夏口崇巒，慧居迴新法界，瞻言渚宮荒阜，樂土詎少同心？邀龍象以經行，披榛闢艸；眄珠幡而至止，準古開今。翹首策紺馬於閻浮，廣締三生勝果；延佇轉金輪於忍土，蚤成六度良因。從此玉節輝煌，偕眾生同登仁域；將見金城雄峙，普慈航俱仰宗風矣。

時康熙丁巳菊月既望，楚北承宣使者徐　盥沭敬書。

佛事

為湛首座封龕

「鐵骨撐撐，生平自許，力在祖庭，千古萬古，末後一著全提，更見胸懷超舉。」掩龕，云：「可道身心不動，入於無量義處。」

起龕

「二月二十九日以前，你欲離此位裏，其奈車不橫推，爭敢起動？二月二十九日以後，你欲住此位裏，須知理無曲斷，甚處安排？正當二月二十九日，東西南北、上下四維，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自有通方一路。」遂以拄杖擊龕，云：「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

舉火

「昨日猶風雨，今朝最吉祥，高雲開遠岫，鳥語送晴香。」把火炬，云：「首座人天眼目，合宜如是威光。」攛火炬，云：「清機歷歷，烈燄煌煌，玄微銷爍盡，文彩見全彰。」

入塔

「穩密田地，佳秀林巒，一錐獨露白雲堆，千嶂奇攢青宰堵。基成劫外，樣越今時，到底到尖，渾沒絲縫，摩空摩日，愈見孤高。」棒起骨石，云：「湛首座猶有者箇在。山僧常懷論實，不惜腕頭之力，定然放得你著。」送入塔中，喝一喝，云：「水繞山長層落落，龍迴虎顧影團團。」

為悟心闍黎舉火

「般若大火聚，本光瑞如此。悟公我戒兄，雪腸直數你。臘高祇樹，法護鵝珠。吳水層層，慣汲銅瓶秋漱月；越山疊疊，恒持寶杖夜鳴霜。崇報堂中，曾經當機領話；赤城句下，便肯豎點其頭。棲舊隱於荷湖，潔孤行於塵表。後半生履未出戶，二六時心無異緣。滿口白蓮飛香，通身雜華自禮。允矣！須菩提之標格；卓哉！優波離之儀型。兒孫看有克家，教化正宜勿倦。驀地剋日以歸根，四眾驚聞而淚雨。真人十八界元空，百骸一靈何所倚？」以火炬畫此相，旋拂之。喝一喝，云：「潼泉直與麼來，不為旁觀助哀，要使輝騰烈燄。」擲下火炬，云：「齊看燄發寒灰。」

為性聞菴主起棺

喝一喝，云：「性聞老大德，爾生年八十，經案霜清，茶鐺月皎，居菴不出，與世無縈。谷易陵遷，等是惟心淨土；寒來暑往，尋常只念觀音。終養既有兒孫，轉身好箇時節，萬機寢削，六用全收。者裏何欲何依，那邊自由自在。靈床高廣，實相杳矣難窺；華柩莊嚴，幻骸恰可安置。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無妨舉動，愈見光輝。」以拄杖擊棺三下，云：「舁葬無陰陽地上，從教水綠與青山。」

為檀質上座火

「性空真火，性火真空。三百六十骨節，節節通上嶮峻。八萬四千毛竅，竅竅徹下孤危。檀質上座，是你有如是威光，點著便照天照地。若肯自信，我助汝喜。」便擲下火炬。

為非二關主封龕

「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掩龕，云：「莫使外人知。」

起龕

「藏身處沒蹤跡，漁父棲巢；沒蹤跡處莫藏身，巡人犯夜。直饒黃金為世界，白銀為壁落，也未是透關人居處。」拊龕三下，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且從春色滿園，便請丹霄獨步。」

舉火

「昨日雨，今日晴，灼然灼然，弄假像真。」攛火炬，云：「萬里神光頂後相，一槭百雜碎，看伊四大五蘊何處有也？」

俞昭禪師語錄卷之五(終)

俞昭允汾禪師語錄卷之六

住北京翊教寺嗣法門人上睿等編

詩偈

周注西刺史北旋贈別

般若緣深一見真，暖風和日對相親，此歸憑豁金剛眼，去看嵩華翠色新。
技盡懸河義未該，入門一喝笑盈腮，潼泉也合遭人怪，錯與周公說破來。

東吳延皋孝廉三絕

小雨溼松花，披衣巖下坐，起身謝白雲，不覺莓苔破。荳葉開新畝，藤花爛舊棚，庭分朝樹色，溪轉夜泉聲。終朝看瀑流，夜復坐空閣，明月上高峰，幽人不寂寞。

贈卞令之廉憲

一會靈山法道親，利生權現宰官身，三千里外擎香飯，正使金牛笑轉新。
補袞調羹信自優，文情天宇至風流，楚江寬闊行相訂，為與空王啟壯猷。

贈孔月恒居士

頻來問祖意，雪夕與花陰，寡過無他伎，修名但了心。意消忘覿面，疑失笑披襟，松下時烹茗，濡毫作孝箴。

贈孔魏公居士

籃輿重至意翩翩，滿口平傾不涉詮，況是鴻儒能慕道，方期振起兩宗傳。
夫子達磨元一貫，多門謬解豈其然，人窮返本方堪語，試看昌黎問大顛。

贈陳曇侯鄭公常二居士

調高人和寡，二子信知音，不有大儒口，安明古佛心。素行常格物，卓立見垂箴，剩有林泉美，相期一放吟。

辛丑除夜示諸禪徒

萬峰深處結幽關，道出常情用不慳，松火一爐當歲盡，總輸我輩得真閒。

壬寅元日示眾

曆木常年原未辦，縱多好日少他求，出門閒向石橋步，兩派清泉抱寺流。

客普潤菴鐙巖文吏部同公郎允信右獻過聚

垂楊近冰綠千條，最喜幽人冷挂瓢，乞食江千容懶拙，放參湖上問漁樵。深山有社堪招炳，今日相逢宛似陶，風雨匡廬登未得，好將真意論逍遙。

示諸行務

山居家風，別無絡索，廚庫僧堂，尋常矩矱。放下笊籬，提起木杓，飯是米炊，麵是麥作。茄看花開，瓠連蒂落，逐日生涯，大好不惡。

悼解菴張新愚居士

沙路環菴瑣舊苔，高山何夢不君來，軍持帶有寒泉水，忍向風前奠一杯。

悼張爾歲文學

借語庭空影尚陪，愁生細柳綠成堆，也將一陌錢焚去，日暮河風卷淨灰。

鄂州夏伏不雨寄湛智水

極暑難為畫打眠，江流稍引到池蓮，何人不愛山中寺，日午時聞樹裏泉。

贈一菴居士游夏公、則菴居士游賡臣兩兄弟

游家兄弟表人龍，格外金提肯過從，莫謂不情還打與，出林正好話千峰。

客嘉魚有懷檗菴法兄

石床支倦水雲間，椰櫪摩挲影自閒，一宿鳳凰峰頂夜，也曾清夢到魚山。
萋萋古道荷長鑱，風落橫江織暮帆，獨上幽巖仍打坐，浪花平湧濕衣衫。

宿普度菴逢任仙孟詞林

水落江天淨，山城一水連，正思過別浦，相識有奇緣。宿望名垂遠，斯文道借傳，好懷言不盡，且共佛燈眠。

與蘇菴、豁菴、大心分韻書懷得笋字

作客多時賓似主，竹爐炊茗解疏慵，是非不上閒名牒，去住難羈了事笋。落日鳴蟬增旅況，平湖秋水照衰容，疊來清坐知何意，午飯前頭到夜鍾。

宿李氏書館

東嶺連嘉渚，書聲載草堂，遠山藍潑几，近水綠迴觴。里靜門無鑰，沙寬月似霜，我來勤下榻，恰好值新涼。

客夜別友

風雨留人又一宵，別君燒燭度溪橋，百錢買得舟人醉，明日雖晴莫放橈。

陶溪過訪戴小宋文學同廣生兄

山深春淺共驅車，攻苦人真似仲舒，側理舊藏宣德製，花時再到倩君書。

再過小宋郊居

澹圃疏籬菊正扶，秋香掠徑好朋俱，新詩半在黃梅裏，收盡奇峰入畫圖。

許衡叔尹蘭友甸方秋試訪寓東巖賦贈

乘漲輕來一夜船，快移行李就林邊，選官選佛名雜異，觀海觀河見不遷。幾處弟兄團此日，閒窗風雨憶當年，攤書問我如何說，為指秋空月正圓。

過訪王報菴解元

廿年師友夢相關，鶴澤今看喜破顏，曾憶截江風雨句，手緘曾寄玉泉山。

壽王報菴

南國人文合遜尊，都來鶴澤訊寒暄，疏經日暖花成巷，愛客荷香水到門。藜擁多男森樹玉，霜清兩鬢健加餐，長齡不借安期棗，一粒真丹內久存。

題龍門寺壁

澗道盤蜒上，霜根結斷霞，鼓鍾開佛地，雞犬靜人家。竹榻橙香雨，松鐺石火茶，別山秋到葉，輕重落平沙。

柬黃安植聖澹老師

竹簾茅屋一身閒，只為閒多復閉關，怪底白雲風不問，仍來覆我蘚苔斑。

寄懷秦茂林居士

光黃奇勝昔曾探，植聖松門至再三，最愛清溪秦處士，好山遍捨作精藍。

壽郭些菴

春日花香透水流，補山晴色上眉稠，七旬四海稱元老，一衲深林法比丘。潔淨躬行誰與等，虛閒心境復何求，古今多少存疑史，檢定精神日見優。

示死心道人

夜行不許投明到，正是出身轉位時，更把吹毛揮向上，空輪無跡刃無虧。

付睿首座楚林法偈

天山法道巍寰宇，奕葉芬芳祖氣鍾，十載求人今得子，直承大統啟綱宗。

坐潤慈開士郭北靜室

放住閒心自不群，石城精舍鎖重雲，一聲午磬高寒裏，雪路何人駐馬聞。

付祚西堂慈裔法偈

信知汝力能擔荷，是我尋常慣用伊，會向深峰深處卓，抽條成蔭見施為。

留別禪喜非異

依依楊柳采茶天，又欲之吳問曉船，七十二峰青正好，歸期多半在來年。

憶匡山伊菴禪師

玉門擎出滿壺冰，向日開窗榻遠朋，笑指鄱湖千頃月，當余蓮社一枝燈。

與卞令之廉憲

燕子磯頭正遇時，箭鋒相拄句無私，春江春色洵空闊，大笑聲先忘所知。
妙轉大機超佛祖，倒施密用度賢愚，迦文尼父道無二，全賴高高兩手扶。

尹蘭友嵩山甸方屏山覃谷育有郭茂行至山

微雨灑高林，同人枉屐尋，有懷勞夢寐，得聚感秋陰。居僻容逃禮，來稀苦索吟，果然怡此道，一宿可明心。

送友往天台

先於鏡水汲新瓶，木葉飛黃打眼青，桐柏仙蹤華頂日，歸來說與弟兄聽。

與孔則山居士

拈來妙用憑好手，授與則山意不輕，向上古今無二路，為人指點甚分明。

送友歸里

侵曉來言別，孤笻出翠微，反愁春色好，偏引故人歸。共折河邊柳，誰分身上衣，也當尋舊隱，耕破白雲肥。

寄五峰怡然師

木落空山萬慮忘，病兼風雨度重陽，寶林秋色佳無恙，記許霜柑欲就嘗。

胡內寧朱元公和前賢遊洪山詩因步其韻

選勝懽吟唱和隨，調高今古若同時，春晴柔柳牽條緒，雲淨歸鴻見羽儀。歲月俱從花裏度，宮商漸向遂中移，會當境曠心忘處，問取誰為造物師。

夏田寺作示宛然

夏田江上寺，紺殿聳雲峰，靜夜濤聲落，長途客夢重。高林巢老鶴，古岸護神龍，安得年豐稔，常鳴說法鍾。

宿洪初洲頭柳菴

層林青似嶂，沙路識通津，淨綠搖龕影，床頭月色新。

再過耿氏書館

林下有高士，重來話遠情，移籬寬菊圃，聽雨度書聲。江外峰千朵，階前月二更，相期惟此道，詎欲浪閒名。

持缽嘉渚憩張于海館中

胡為不自嬾，六月暑行塵，野巷逢人指，深林借榻眠。農經言可試，聖學講稀傳，幸遇簞瓢隱，重論秋水篇。

寓去瑕闍黎曠菴

作客江村裏，茅菴且共投，淡煙浮遠水，秀色起平疇。總似情無著，非關苦見留，門門齋欲赴，何日定歸舟。

岳菴、蘇菴、豁菴以德為鄰，兼贈一偈

綠樹垂垂覆短溪，一家東住兩家西，有時罷展蓮華帙，彼此忘言聽鳥啼。

簰洲眾居士求偈

蓬門問絡似山菴，返照參差一水涵，芳草渡頭船子泊，何分兩兩與三三？

壬子六月再到廣賢與端公夜話賦此留別

倒指十年說法曾，幽懷未隔水層層，青溪照影重來訪，白屋炊香取次應。宿鳥林深歸似舍，炎宵話久冷如冰，雜華書就秋隨至，

斫額峰尖望一登。

客中連雨與端公言懷張常伯皮瑤庭適至

不待晴來屐輾泥，知因久客句無題，沙村雨鬧官過驛，草樹宵涼水到堤。薊北遠書孤雁帶，江南佳話野僧提，一瓢獨往無深意，舊結蘿菴在郢西。

示死心道人

越格堂堂悟處深，自能死卻聖凡心，一肩濟北家風峻，竭力斯宗正在今。

示一念道人

履道無過一念純，眾中躍出見天真，珠迴玉轉祖師意，歷歷明明用到親。

甲寅歲朝試作

啟戶晨鍾接響圓，春來松色倍悠然，高峰雲擁千層磴，古寺橋迴兩道泉。佛祖并拈紅燄雪，王侯遠遜綠蘿煙，因人不識唐朝塔，指點梅花當拜年。

六日猶雪

應是寒威重，連朝六不收，齊腰人鮮立，擁澗客稀投。炙火聽春沸，頑吟喜病瘳，深山閒衲子，曷羨有重裘。

雪夜圍爐柬孔則山

取性然松每夜闌，深山不見有重寒，砂鍋煮爛石頭汁，品字龍膏火未殘。

付野潛柱知藏

風吹石裂與麼來，按過重關了不猜，真實方堪行祖道，頭頭止眼為人開。

馬賁玉居士以笻杖見貽

大宛笻何得，遺來目未曛，一尋剛少尺，九節自生文。指月晴無翳，敲空響特聞，好山隨徙倚，還可劃秋雲。

付聞思縈維那

。

病眠

佛法身心何處著，也能自己笑愚狂，沙彌喚起無他炙，一盞薑湯穩肚腸。

余病稍愈，紹徙忽冒風熱，幸得汗，晨起示徹徙

樹引泉聲病覺安，四山春好試行看，必須汝弟芒鞋健，去理東巖舊藥欄。

寄懷抱法師

半塘白水貯新月，又種前灣柳一隄，想對高雲晴說法，自將如意指鶯啼。

寄懷別雲和尚

唱提祖道曾無倦，同自南歸住復開，但與青松衡友誼，關心還是水西梅。

漫作

池上松花落，人間事日非，斫林遷虎臥，步嶺喝雲飛。世亂先還拙，名浮可息機，病餘閒鏡影，猶喜對晨暉。

贈恰菴居士劉是玉

七十懽登選佛場，心空及第好能強，隨隨恰恰別無妙，丈室何容置一床？

付則文磷書記

。

示凝虛益先師徒

人情日下思前哲，法運垂秋倚大僧，接待不嫌雲水廣，勝他九上與三登。

劉濟甫孝廉以詩見訪，依韻答之

豁盡南來山水眼，更逢蕭寺豈徒然，一窗風雨聲搖夢，半壁圖書影伴禪。宇內今知名未老，天涯獨信句重妍，高冠大別長相對，與子刪霞挽月鐫。

夢歸竟陵

家驚移住惟添井，竹喜成蔀可蔭門，老母扶將霜雪影，為兒拂去水雲痕。

寄懷雲水居士毛子霞舊儀部

地老天荒只著書，延陵肝膽孰能如，種松別院思招隱，六月新涼動草廬。
自提蠟屐遍名山，幕府才高舊夢刪，黃鶴不飛紅樹底，野情常寄翠微間。

寄懷素巖傅兄

柴門雖設晝常開，別岫飛雲入望來，近日光黃峰色好，武林春到亟須回。

贈耿二戶部公府

蕉葉離披醒蝶夢，榴華爛熳點苔痕，東林社裏雖寥落，三笑餘音聽尚存。

柬耿遠情文學

點易先應瘳癖病，解莊別自有精神，感君下榻成知己，延我來山作主人。

智泓尼日誦華嚴偈以示之

華藏海底穿針孔，繡出鴛鴦看有誰，五十三人沒意智，大家賺箇善財兒。

買石得雲饒

不是華山山頂骨，亦非鬼斧削鴻濛，一錢博得千峰色，喜見龍吟出袖中。

夜讀魯論至顏回章

桐華月影疏，愧讀古人書，孰以回為死，誰從子所居。簞瓢流歲月，風雨壞門廬，師弟存知己，斯文未喪子。

柬嵩杲

古寺宵寒發素琴，高梧露滴答空音，懷人海國鴻無影，作客天涯歲漸深。杖策擬尋芳草徑，披雲更選綠蘿陰，出門幾度猶回首，為爾長年共此心。

賦沖雲鷂

眼底秋聲驚到樹，好風不借翼偏牢，凌虛始見孤標格，在野何殊眾羽毛。豈為牽群常落影，肯隨輕舉尚回翱，兒童那解騫飛意，拍手惟論燕雀高。

基隆山禮無念有禪師遺像

塔豎別峰影在茲，楸杉秋滿碧參差，苔荒古砌蟲啼冷，煙鎖閒龕月上遲。機裏無言全殺活，罵中有藥喪情癡，比來此道多文藻，拜起愴然長憶師。

題五峰寺壁

我悅山中住，栽成五嶺松，種田秋博飯，說法午鳴鐘。遶屋流清澗，長吟醒睡龍，舉頭雲影外，明月上高峰。

趙公遠夏言讀書紫雲山

秋光寸寸寫幽奇，別業深雲護作籬，白日山中天地老，清宵月下弟兄宜。圖書代主先留客，花木因人亦笑時，近得好峰堪置我，免從風雨起遐思。

懷國清曇兄、能仁無兄二和尚

昨書云其丹丘隱，又轉剡溪走一回，好鏡新機酬唱盡，明春定到楚山來。

贈桐巖靜主

三十餘年住此山，渠儂意氣果能閒，支笻且趁月明夜，種得青松耐老看。

喜秦公蘧文學至山

天臺卓出萬山中，君到山頭秋正紅，為問十年得力句，夜深清露滴枯桐。

示湛維那

草菴忽卸琉璃瓦，萬丈深寒徹底窮，獨有梅華知此意，一枝斜放短牆東。

示學副寺

大統綱宗須識句，多年古灶冷重搭，家風切莫嫌疏澹，想像楊岐乍住時。

歲朝示眾

年頭佛法無多子，拄杖抬頭又見春，莫謂青山能放懶，青山慣肯笑閒人。

懷寶安去兄和尚

錫山華里寺，別忽逾三年，默坐枯腸響，還思第一泉。

示喻君華

赤城深固誰能到，到者應須息萬端，歸去逢人直舉似，從教平地起波瀾。

贈解菴居士

林間常聽說張三，無事於心只放憨，今日相逢重接過，深山應許結蘿菴。

寄懷玉泉東旭師

聞將葛葉來炊釜，賴得泉聲可息機，歲晚寧無風雨倦，山寒徒有夢魂飛。

雪天示諸禪者

寒寒寒，胡僧兩耳帶金環，草鞋踏破赤腳走，那許閒名落世間。
寒寒寒，古廟香爐灰冷殘，大意西來覓不得，推出神前酒臺盤。
寒寒寒，萬壑千巖行路難，五九盡日春自至，碧眼黃頭帶笑看。

示楞侍者

春無三日晴，獨坐兩眉橫，拄杖抽枝後，法堂前草生。

悼圓鑒居士耿三兵憲

秦越官尊致隱遲，柩回始獲拜靈祠，傷心最是雙溪水，耳畔聲寒下哭時。

付運機璿記錄

。

山居雜詠

百卉青青二月春，梨華綻處只如銀，雨晴隨意經行入，萬樹寒香擁一身。
不嫌眼冷眉撐月，且放籬荒水過林，新竹纔成低戶影，曉雲慣作覆巖陰。
一日天晴兩日雨，藤華未摘已春闌，枝頭小鳥聲如渴，報我西谿欲放完。
芳草離離覆石根，無端終日雨煙屯，時人那解飛龍處，輕作尋常埜水論。
翠壁如屏啟戶前，落華曉砌石幢邊，缽盂有口平吞盡，折腳鐺中栗棘圓。
天涯身寄綠蘿菴，雨過群峰似潑藍，幾點客雲歸遠岫，杜鵑聲裏憶江南。
閣筆聊成他日史，灰心猶憶去年梅，鶴鳴階下吟初穩，華壓枝梢夢正回。
深林無暑倍精神，石上披雲憶古人，長嘯一聲天地裂，不知何處著渾身。
荷華開盡紫荊開，無事閒行上古臺，日暮路長騎馬走，利名誰放入出來。
南山雲起北山頭，王老東村笑不休，白荳華開天又雨，今年秋勝去年秋。
扇子芭蕉自剪為，幽居是事獲便宜，秋心不在梧桐上，葉落空庭曉未知。
石田數畝刈方休，不上高峰即負秋，紅葉幾家村影亂，穿來一串杖頭收。
幸有殘霞箋寄遠，堪從鴈語識行藏，一時道大名還老，高枕山隈水更香。
雙桂香飄幾葉孫，撩天鼻孔漫尋真，皮膚脫盡無多子，始信渠儂意氣新。
霜作鬚眉紙作衣，德涼已較古人非，幾回坐落山尖月，不覺疏煙濕翠微。
苔徑斜暉侵錫影，石床華雨放閒身，敲空作響翻成拙，道在何方此日貧。
都知傀儡倒棚休，宇宙勞勞事更悠，洞口縱無黃葉出，靈源端在古溪頭。
三更還自煮雲芽，挂壁青燈照影斜，手接南星忘把盞，為伊一伴惜年華。

地爐煙穩火猶紅，壞衲情深肯伴窮，幾處寒聲驚落木，故人千里自同風。

老屋三椽僅蓋頭，春泉脈脈遶床流，白雲不放青山嬾，出入松門意未休。

橫鉤新月較眉粗，曾照華亭江上夫，夜靜綸斜霜墜餌，竿頭躍出化龍魚。

鬧市城中熱萬端，數來相對眼同寒，問余祖意秋江上，一曲漁歌過遠灘。

自棹輕舟自掃除，清晨迓我過松廬，一湖秋水當門碧，大富還他長者居。

莫待身閒事始休，乾坤終不置閒郵，直須剔起眉毛看，大地山河一指頭。

莫謂吾宗法社寒，東西各住好峰巒，閒行指點松千樹，特過平分月一團。

俞昭禪師語錄卷之六(終)

(大清康熙二十五年，歲次丙寅，
中秋月，小師上睿率眾弟子發
心敬刻
先老和尚語錄一部。版存杭州
嘉興府楞嚴寺，隨藏永遠流通。
惟冀眾等，早明般若正因，速證
菩提玅果。復願見聞隨喜，咸悟，
真乘，法界有情，同登彼岸。)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